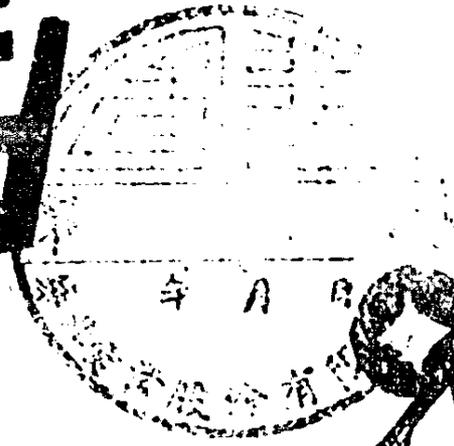


鐵
五
年





集七第·集家作進新

年 豐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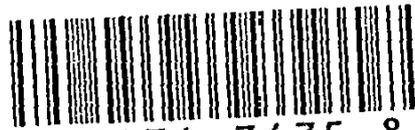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民新

3666

目次	
豐年	三
殘缺者	元
一個喜歡講故事的人	三
賭徒的經典	四
朋友	五
金山堡的人們	七
祭獻	二七
在土爾池哈小鎮上	一四
北京	一六
後記	一八
裝幀 葉未行	

短篇集

豐年



3 0474 7475 8

願把此書獻給愛我的友人H

857.63

582.0

2

豐年

臘月底一個寒冷的晚上，雪在密密地下着，一切都是寂靜的。

我從中央大街的一家古書店走出來，腋下挾着剛買來的書名叫「豐年」的小說——一個無名作家的處女作，依着馬迭爾旅館的窗台，藉着室內射出的橘黃色的燈光，讀着書上小得如螞蟻似的文字。

風颼颼地從我底挾大衣的袖口鑽進來，毫不吝嗇地擊打着我底胸脯，我忍耐着，一直到我看了一半，手指凍僵了。我不得不將書闔起，再挾在腋下，默默地想着那書上所寫的豐年的故事，——那個勞苦的女兒和無恥的父親爲爭奪一塊面包而吵嚷起來：

「這是我用勞力換來的，我應當吃！」女兒講理的說。

「我是你的爸爸，我有權利吃它！」父親從女兒手裡搶過來。

「我不能給你。」

「我一定要你給我！」父親咆哮了。

兩個人馬路上扭打着，滾着……

「到底是應當誰喫呢？」我爲這個未完的故事苦惱着，我底心也不住的跳動，慫慫我看完它，於是我再翻開那冊書，我也有些貪戀那塊面包了。

在我站着的附近突然響起低弱的手風琴的啞音，那個腰已歪佻儂的音樂師，坐在雪地上，惶惑地唱起他的歌來，我知道他又開始了他底乞討的營業。我剛要想走開去的時候，一條搖毛狗隨着主人的貨包從對面的百貨店走過來，那個穿得臃腫的白俄女人，向地上丟了一枚錢幣，然後慈悲的望了望我，叫着狗的名子走過去了。

我受辱的痛苦着，我將那枚錢幣踢至音樂師的脚下。

「錢！」我告訴他。

他底惶惑的歌聲斷了，用他底手在雪地上摸索着，我看他顫抖地將錢揣進懷裡，我才挾着書向北走去。

我底肚子開始施虐我，我很後悔，不應該把最後的旅費換這一冊書，我實實在在受了那書

名的誘惑，我一讀到那兩個字：「豐年」，就彷彿回到我的家鄉，呼吸着家鄉的豐年的氣息。我對於流浪的生活有些厭倦了。然而，這書裡所描寫的是什麼呢？它並沒有滿足我，它給我的更大的苦惱。

我徘徊在街頭上，街宛如無數條僵硬的屍體，躺在我底面前。我不知道向何處去，這裡一個朋友也沒有了。

雪還在密密地下着，在街灯下閃着綠色的寒冷的眩光。

我底腳像貓咬似的作痛，走至三道街口的轉角，我底腿被猛烈的風雪擊打着，有些哆嗦了。

「石草！」是誰喚着我底名字。我向四下逡巡着，在我背後，一隻手有力的扳住我的肩膀。我看出那個人是我底老朋友田燦。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石草？」他緊緊地握着我底凍僵的手。

「我……」我的嘴唇也哆嗦了。

「我們到酒館去吃點什麼再說吧！」他說着，拉着我底衣袖，他底機警的眼睛似乎看出我還是在飢餓。

我們走進一家熟識的地下室的酒館，我和田曦坐在靠近火牆的地方。這酒館我是曾經來過的，兩年以前，我和他一塊做着小學教員，住在學校的宿舍裡，我們每到禮拜六的晚上，來這裡痛喝一場。那時候，我們嘗嘗在喝醉了酒之後，計劃着怎樣生活，怎樣在大時代裡做個小人物，怎樣把自己弄得好一點。我們嘗嘗到那家古書店去買來在普通書店買不到的新書，漸漸對於神聖的教育界，感到醜惡了。我就在那一年的冬天，辭退了教員的職務，開始了我底飄泊的生活。

「還記得麼！這個酒館！」田曦微笑着望着我。

我點頭給他，順便瀏覽這個久遠的低矮的房間。什麼全像前年冬天的模樣，就是那牆壁上的壁繪也還是那幅富有肉感的圖案，只是顯得幽暗一些。

「現在沒有什麼好酒喝了！」田曦歎息着。他脫去厚皮大衣，向櫃台裡走去。不久，從裡邊拿來一瓶法國製的密酒。

「還記得麼，這個酒？」他又微笑着望着我，我仍舊點頭給他，這一次我看見他底唇上奇怪地蓄了一塊很像炒焦的蠶繭似的小髭，我覺得他有些變了。

他告訴我，「這種酒是外國使館的傳役私販來的，我們以前曾經看見旁人喝它，現在我們

也喝着了一」他悄悄地對我說着，滿滿地給我斟了一杯。

我發怔的望着注滿了褐色薄明地酒的玻璃盃，現在我急於要喫一點什麼，酒對於我並不需要。

「來！乾一盃，壓壓風。」他舉着盃子，向我睜縫着眼睛。

我伸出還未溫暖的手來，很快地喝了一盃又很快地縮回我底粗糙的手。

「講講，你這兩年來的生活！石章。」他底小髭在唇上鬪弄着。

我笑了說：「有什麼講的呢？像你所想的一樣。」低下我底頭。

他不再向我詢問了，起始注意着我。我底缺乏睡眠的高額骨的臉，我底破舊的褪了顏色的大衣，我底幾天沒有梳過的亂麻似的頭髮，恐怕連那一叢白髮也被他看見了。

我很怕他底晶石一般的眼光，他的眼光也變了，不像以前的醇樸溫和而變成貪婪的了。

「我想，你一定吃過很多的苦，不吃苦，我知道你是不會回來的。」他自語似的說着。喝着第二盃酒的時候，他問我：

「你打算住在這裡麼？還是回家麼？」

我搖了搖頭，我想他一定是皺着眉頭說話的。

「那麼你想到什麼地方去呢？」

「不知道，我連想也沒有想過。」我爽直的抬起頭來，異外地，我看見他那豐腴的臉上描繪着揶揄的微笑。

終於他大笑起來，笑聲把燈光都震得發抖了，我不明白他爲什麼笑。

我張皇地向左右投着眼光。在我們旁邊的椅子上，坐着那個盲樂師。他一個人獨自在吝嗇地飲着極下等的火酒，酒盃在他底唇上，舐了一口，便放下了。我看出他的臉是浮腫着，臉頰上縱縱橫橫密佈着紫筋，他底持着酒盃的手在顫抖着。

「石章，你認識他麼？」

我回過頭來時，田曦這樣問我。我沒有出聲。他繼續告訴我說，酒館的主人是音樂師的唯一的兒子，他現在正在陪着客人喝着最上等的酒，他的父親却要利用乞討來的錢購買他的最下等的酒。

「你是爲了這個才笑的麼？」我問他。

「這還不值得一笑麼？」他底眼睛睜縫着說：「在東洋的民族裡就沒有這種事情！」

我不想駁倒他這種高貴的見解，我底肚子是餓了，我急於要喫一點什麼，田曦是不注意我

的，他向櫃台裡走去了。於是，我自己向那個伙計要來一份肉面麪，我想用它填飽我的肚子。

我只顧喫着，一盤並沒有喫飽，我又向那伙計招手：

「再來一盤貝婁基。」

送來的却是另一個小姑娘，她把盤子換去，隨手撥開附近的燈，那燈光好像有意讓那些酒客們看見我底破衣和亂髮。我被光亮灼傷了，狠狠地用鞋軟的手指梳攏我的頭髮。

「石先生！」那小姑娘吃驚的望着我叫着。

我渺茫在什麼地方見過她，一時却摸不清楚，只好向她點頭。她走過來，站在我的身旁，給我斟了一盃酒，閃動着她底長的睫毛。

「您忘記了！我叫楊靈鳳。」

「噢！是妳。」我想起來了：「在三十九級……」

「是是，石先生，您還沒有忘。」

我盡力在記憶裏尋找着關於她的材料，她是我那一班的學生，她有一個吃鴉片的父親，是一個養了許多船隻的商人，後來因為某種嫌疑被抓進牢裡去，她和她底母親艱難地過着日

子。她管梳着髮辮，她底滑冰的技術在學校裡是最優秀的，她底歌唱得很好……此外我再也尋找不出來了。

她坐在田曠坐的椅子上，和我談着話，她底下牙齒鑲了一隻金牙，也許是這個影響，她底言語裡洩着金屬的聲音。

她底頭髮已經漫成捲髮了，她底瞳孔大而美麗和從前一樣，她底嘴却抹着血紅的唇。

她告訴我，她從小學校畢業以後便在一家坤帽店裡做學徒，後來爲躲避老闆的糾纏，去當了舞女，去年冬天舞場歇業，便到這酒館來，已竟一年了。

「你底爸爸很好嗎？」我隨便問了一句。

「一點消息也沒有！」

「媽媽呢？」

「她，提不起來了！」她的嘴閉成一線，痛苦的瞪大了眼睛望着我。

我沒有問下去，祇在捉摸她的年齡，大約最多有十六歲，然而却一朵花似的散佈着成熟的芬芳。

「石先生，你現在想什麼，是不是在討厭我？」她用手蘸着溢在桌上的酒寫着「生活」兩

個字，問我。

「不，」我回答她，「我一點也沒有討厭你的意思。」

「那麼你在想什麼？」

「我想你這麼小的年齡，就懂得了生活。」

「先生，我還小麼？」她興奮地微笑着：「我已經結過一次婚了！」

我被她的話所驚訝了，難道這是真有的事麼，我痴呆地望着她。我看見她底眉灣成一個角度，她底微笑是充滿了嘲笑的意味。

「你一定不會相信，可是，却是真的，你問田先生就明白了。」

她被新來的一群酒客叫過去了，田曦還沒回來，這裡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像一隻飄盪在大洋裡面的帆船，被突襲來的浪頭搖擺着，沖撞着，顛簸着。

在我旁邊喝酒的音樂師拋了一枚銀幣提着手風琴走開了，我悄悄地捻滅了那盞亮燈，在薄暗中掩飾着我底愁苦的表情。

第二盤肉麪飽被我喫光了，我獨自在想着對於人類懲罰的方法，我想了千種不同的懲罰的方法，全毫無用處，我打開那冊小說，吃飽之後，却怎樣也讀不下去。

田曦邁着腦袋從後面的小屋走出來，他底臉色很紅潤，似乎又在什麼地方喝了酒，他蹣跚地回到原來的椅子上，向我咧開嘴狂笑。

「石章，你和我老朋友。」他靜靜地閉上他的眼睛，把手裡的酒盃吸了一口，嘟嘟的喝下去。

我沒有出聲，我看出他是醉了。

「你怎麼不喝酒呀！」他睜開眼睛，把我的空盃子注滿了酒。

「我不能喝，我沒有酒量。」我謙虛的說。

「泄氣！不要說那種泄氣的話，我底老朋友不會喝酒麼！」

我本是不能飲這種高尚的蜜酒的人，倘是火酒我還能飲一點，再加上剛才聽見楊靈鳳的話，我底被滋擾了的胃袋，幾乎把所有的酒肉排擠出來。

「你來了很好，石章，你可以幫助我！」田曦灌了一盃酒以後這樣說，他底臉在燈光下反耀着石膏似的烏光。

他站起來，把他底左手伸給我，意思是我握手，我們便沉重地握了握。

「你不要走了！我已竟給你尋到職業。」他底身子在搖擺着。

「職業！」我已些感激的呼叫着。「什麼職業，田曠！你告訴我，只要我能做的，我什麼都可以做。」

「你不要着急，終會明白的。」他底舌頭有些僵直了，很久之後，他咬着下唇，對我說：

「你看我現在的生活怎麼樣？」

「很有酒喝！」

「不錯！」他有力的搖着腦袋。

我把他扶在椅子上，他仍在握着我底手。

「我有酒喝，我是每天要喝的，酒，酒就是我的生命。」

他從煙盒裡拿出兩棵紙烟，我們各啣了一棵，清淡地煙氣激樣在我們倆人之間。

「我現在什麼也不去想，什麼也無所顧慮，我所有的便是酒。石草，你知道酒的好處嗎？」

它可以安慰我，它可以麻醉我，它可以叫我忘記了好多過去的事，它還叫我忘記了許多羞耻……」

他翻着我底書，他並沒有注意那冊書，而是在想着他自己的生活的。

「過去，我們全太傻了。石草！你就是一個傻子，你看你，在外邊跑了兩年，弄得這樣寒

蠢，你看看我，你看！」

他讓我看他底豪華的西裝，紳士地鼓起他的胸部。

「這是德國手藝人的作品！這衣料是純粹西洋貨；你看這鞋！」

他把右腿抬起來，放在酒桌上，潑解的雪水向桌上各處飛濺着。

「怎麼樣？老朋友，你看我出息了吧！」

他驕傲的，自負的嚙着牙齒，等待我的批判，我有些爲難了，倘若我給他一句讚美，我知道他是喜歡的，而且要多灌兩杯酒，這將要更增加他底自負心，我沒有那樣做，祇是淡淡地笑了笑。他漸漸恢復了安靜。

暮然，在我們之間發生了一股焦灼的氣味，他似乎並沒有嗅到，他底烟捲把我底書角燒蝕了。

「這沒有關係。」他說，把煙蒂拋在煙盃裡，又拿起那冊書。這一次，他似乎注意了，那書名，「噉！豐年！」

「是從古書店裡買來的，」我解釋着：「是一個無名作家的小說。」

「我現在並不想讀它，石章，我覺得讀書無用，我已竟兩年不讀什麼書，不過這書名倒很

好，」他叨唸着：「豐年！豐年！」

他閉上眼睛，吁着氣，彷彿他也被那書名所誘惑了。

「我不想知道那些鄉下人的事。」終於他把那冊書拋在桌上，「我們懂得了那些人，也沒有用處。」歎息着說。

「是的，田曦，你可以不必懂得，」我是有些氣憤了，但却忍耐着，「我對於鄉下生活比都市生活親愛。」

「你總那樣不長進！」田曦諷刺着擡着鼻子發出一種近乎奚落地聲音。

我無言的把書揣進衣袋裡。

「我們還是喝酒吧！」我想和這種人談文學才是無用，他決不會知道天下有一種不活也不死的生活，他活在什麼上面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便是自己，自己的酗酒作樂。我覺得田曦的墮落，是很可惜的事。

我們喝着酒，一直喝到酒館祇剩下我們兩個人了，他還在喝。他重複地講着自己的事，我始終沒有說話，我只是默默地陪着他，我看見他把空杯子拋到一邊，伏在桌上，我也什麼全記不得了。

不知道幾點鐘以後，我躺在他底家裏，在我底身旁睡着一個不相識的女人，她赤裸着身子，擁抱着我。

我彷彿是被狼爪抓住的綿羊似的在懼怕輕輕地挪開身子，悄悄地走下床來，我底心厲害的跳動，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罪惡的事情，我底腿顫動着。

我底大衣拋在牆角的地板上，還有我底襯衣，褲岔，和露着破洞的襪子。

我把它穿上，我想偷偷地走出去。

床上的女人似乎聽見我底脚步，翻過身來。我沒有勇氣看她的臉。

「石先生！」

聲音是微弱的，響在我的耳朵裡却成了嗡嗡的轟音，我用着囚犯的眼光卑怯地向床上瞟了一下，異外地，我看見我底學生尚在熟睡，蜷臥着她底嬌小的肢體，她底嘴角還駐留着昨夜的笑容。

在她枕旁躺着一冊書，正好是那冊豐年，我奇怪的摸摸衣袋，我想把它取過來，當我躡着脚走近床邊，她把枕在頭下的胳膊伸出來了。

「你不要走！」坐起來攔住我的去路。

我緊緊地閉着我底眼睛，我失去在她面前逃脫的勇氣。

「你爲什麼把我弄到這裏來！」我嚴勵的責備着。

她用一種後悔的痛苦的幾乎是低聲的呻吟：

「這不是我的罪過，這是我的生活。」

突然，我聽到她底嗚咽的聲泣，我難以制止住我底抑制着的感情，把她從床上掀起來，我站在她的面前。

我問她：「是誰把我送到這裏來的？」

她喘息着，低聲說：「是用……」

「是他！」我咬着牙齒，我能聽見我的牙齒在咔咔地作響。

「這是他的家，我常常到這裏來的，我來陪着那些不相識的客人……」她說着，眼淚成串地流了出來。

我像一塊石膏像似的佇立着，我任憑她抱住我底脖頸，任憑她瘋狂地吻我的唇，吻我底額蓋，吻我的亂髮。

「我底先生！你領我去吧！我實在討厭這種生活了，我很早就想丟棄這種生活，這是苦

海！這是苦海！」

我看不清楚她底肩是怎樣的顫動着，終於在她哭得疲倦的時候，我毅然的離開了這個不祥的居室。

早晨，天還沒有晴，雪仍在密密地下着，一切都是寂靜的。

我踏着冰凍的大道向故鄉走去，在路上想着我底老朋友的職業，我底心癢癢着。

我把手插進衣袋，我底凍僵的手指觸到那冊書「豐年」。我夢想着有一個真正的豐年，在我們的生活裏長起來，我底心感到微溫了。

殘 缺 者

他佇立在小鎮警察分所靠門的地方，他不明白爲什麼來到這個奇怪的地方；一聲不響地儘在凝視着那架鏽成榆樹皮色的發着奇熱的火爐，他底扭曲的鼻孔奇痒着；從那個站在他前邊的癩腿老人身上，他嗅到了一種蒸發出來的羶羊皮的氣味。

還是昨天黃昏的時候，他完了磨房的工作，解下骯髒的圍裙，一個人踏着堅硬的雪地從東家的院落走回來。

他站在土地廟的石臺上，望着遠遠地躲在山腳下的家，望着一片被雪蓋着的低谷，河流，田野，望着路上跑着三匹馬的雪橇；蜿蜒着下到山谷中又昇到山嶺上來。

街上的人亂嚷着：

「抓閑亂雜人啦！」

馬倌牽着牲口匆匆地在他前面滑過，向他叫：

「喂！磨倌，抓人啦！」

他並沒有理會那叫聲，那聲音落在他的耳朵上就變成了肅靜，他底世界永遠是深遠的肅靜，他的四周永遠是沉默，白色的；死寂的沉默。

「死啞吧！」馬倌咒罵着，搖搖頭過去了。

他望着馬倌的背影，嚙着下唇，在雪地上畫了個圓圈，噴口吐沫，然後用脚死力的踩，這是他對於咒罵他的人的唯一的報復。

他走到大路上了，習慣的向家走去，就在走近山腳的時候，馬倌在他身旁停下了，他被一個臃腫上生着硬毛的傢伙扯到檯上去。

他底瞪了一隻眼睛的母親從屋裡跑出來，向馬匹噴着鼻子的方向呼喊著：

「你們不要拉去我的兒子！他是個殘廢人，你們不要拉他呀！」

啞吧並沒有聽見母親的呼喊，當雪橇拐過山腳，他看見母親跌落在積雪裡，他想跳下去扶起她，却被繩索絆住了。雪橇把他和另外一些行脚客，載到小鎮上，像貨物似的，把他們塞進一間小的污暗的屋子裡。

他一宿睡在小屋子的冰凍的土地上，一個穿着牛皮靴，山羊皮襖的癩腿老人坐在他的身旁。這老年人在半夜裡突然抽泣起來：

「我是從江北剛回來的，我離家二十年了，我要回家來看看我的孩子老婆！」

「也許早就改嫁了！哭個什麼勁！老尿包！」誰在牆角勸慰着。

「不，她不會的，我走的時候；她就揣崽子啦！」老人自信的辯詰着。

「老傢伙！先把皮襖借我披一下！」一個人這樣說着，強制地從老人的身上剝下去他的皮襖。嗚吧的永遠肅靜的世界被這奇怪的景象搖動了，然而，他已竟習慣了他自己的世界，他既不觸犯自己的世界，也不想觸犯旁人的世界，對於那個掠奪的人，他祇是投以不屑的遲鈍的眼光，對於可憐的老年人，却緊緊地閉上他的眼睛。

「這是什麼地場啊！你們還欺負我！」老年人這樣喊着，顫抖着癩腿，轉過他底哭得發腫，而且有了肉囊的眼泡，悄悄地扯動着嗚吧的幾乎露骨的褲子。

「你救救我吧！」老人的聲音沙啞着；「你看他們這樣欺負我！」

嗚吧搖晃着腦袋，愛莫能助的望了望老人的蒼白的鬍鬚。

「我爲了看看我的孩子老婆，從老遠的江北跑回來的，我……」老人不住的嘟囔着，等到發

現他是個殘廢人，就把哆嗦的嘴唇抑制住，頭埋在手掌中，覺得自己也不是個完整的人了。

啞吧不愉快的挨到天亮，清早的光亮從小的污暗的天窗射進來了，那個腮上生着硬毛的傢伙把他和老人拉出去。

他們就佇立在靠門的地方。

另一個鑲了滿嘴金牙齒，生着蠶繭似的小髭的人，擡起高大的額骨望着啞吧問：

「你叫什麼名子？」

啞吧底身子挺直的立着，嚼動一下腮骨，眨巴着遲鈍的眼睛，用着蟲蝕的黑齒嚙着下唇，低下頭去看看老人的牛皮靴。

「你說話，你叫什麼名子？」那長着小髭的人，打了個悠長的哈欠：「你要說實話，不要裝腔作勢！」

他也感染的打了個哈欠，却把頭扭了過去，他底視線湊巧落在月份牌的女人的臉上。那女人有着：烏黑的柔髮，粉團的面頰，血紅的口唇。正對他微笑。

「你說：戒嚴的時候在街上閑溜！，想要做什麼不法的事情？」

他底頭還沒有扭過來，顯然的，那女人的微笑搖撼了他底寂寞的世界。

那鑲着滿嘴金牙齒的人閉着眼睛打盹了，並沒有注意他。

「老爺！他！他！大約！是！是！一個殘廢！人！」老人有些口吃地替他回話。就勢搶先站在啞吧的前面。

「老爺！我！我！是剛！從江北回來的！我的家住在北邊屯子裡，我正走在路上，就！被抓來了……」老人佝偻着腰肢說話。

「你是做什麼營生的？」

「我……」老人搔着腦袋：「我是做什麼的呢！我是苦力，對了，修鐵道的苦力！」

「拿出工人的證書來！」

長着小鬍的人睜開眼睛，似乎不相信有他這樣上年紀的癩了腿脚的工人。

「老爺！那東西在我底羊皮襖裡！」老人指着窗外啼噓的說：「被他們搶去了，老爺作主！那件山羊皮襖是我的；我二十年來就剩這一身皮襖！一雙靴子……」

那腮上生着硬毛的人，從小屋取來山羊皮襖，拋在老人的肩上，他就彷彿獲得了丟失的性命，喜悅的從鬍鬚裏滲出笑聲來。

看完了老人的證書，長着小鬍的人說：

「好，去吧！沒你的事了！」

老人穿好山羊皮襖，心滿意足的癩着腿一顛一頓地走了出去。

身旁消失了羶羊皮的氣味，啞吧驚奇的尋找着。突然，右邊的頰上接受了一個沈重的耳光，那腮上生着硬毛的人對他歪斜着眼睛，怒視着他，他覺得自己的眼睛一定是犯了罪過，立刻低下頭去，急忙用他底離殿的手掌摸了摸發燒的左頰，身子畏縮的退至牆角。

「過來！」

他被一隻大手扳過去，坐在一隻寬大的木凳上。

「坐下！」

他會意的坐下來。

「你不說實話，就要嚙苦頭啦！」鑲着滿嘴金牙齒的人冷冷地笑着說。

他也微微地笑着點點頭，彷彿滿不在意的一種英雄的氣度。

終於他被綁在木凳上了，他底脊背緊緊地貼着木板，一種什麼液體流進他的鼻孔裡，他的扭曲的鼻孔奇痒着。他想用脚死力的掙扎，脚已竟失去了力量。他想用手在地上畫一個圈，但是手却癱瘓着……他底知覺麻木了。

他夢見他躺在一隻搖車上，瞎了眼睛的母親拍撫着他，他夢見那個貼在牆上的有着黑髮，粉面，紅唇的女人，還在對他微笑。他夢見他穿着山羊皮襖走在街上，他底腳上穿着一雙牛皮靴腳踏著積雪……。

他甦醒過來的時候，已竟是黃昏了。那個腮上生著硬毛的人把他從牆角推出來：

「去你的吧！」

他茫然的爬起來，蹣跚在警察分所附近的街道上，他底肚子感到飢餓了，四肢疲憊了，雪仍在落著；落在他底睫毛上，冰冷的蒼白色的天上盤旋著黑色的雲，被迷惑住的街道，死一樣沈寂地在黑雲下綳着。他努力向四下逡巡，想辨識出家鄉的方向，這街道對於他是陌生的，他一生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家鄉，他熟習的家鄉的街道；是一條從山脚到東家院落的短街，而這裡却是寬濶的；新修起來的街市。這裡的人也不像家鄉的人，而是狡猾的，每個人彷彿全有一副耗子眼睛。

他蹲坐在警察分所的街角，抽泣的大哭起來。

許多鎖上的人，圍着他取笑，孩子們拋著路上的石子，搗準他的破爛地氈子打着。外國人拋著一分錢的銀幣，嘆息的從他身旁走去。

終於那腮上生着硬毛的傢伙從屋裡走出來，扯着推着，指着北面的大道：

「去吧！那就是你的家！」

他明白了那手指着的方向——寒冷的風是從那方面吹來的。他感激的在雪地上叩頭，舉起他底憂傷和憎惡的目光望了望鎖上的人，他很幸運，沒有聽見那些人對他的揶揄的笑聲，躊躇地向冷風颯來的北方走去。

他覺得道路是沒有完的。

走回家鄉，已竟是午夜了。鄉村像一條死狗的屍身，靜止在灰暗的雪光下面，那些縣道上的積雪被山谷颯來的冷風捲起，漫揚在他的臉上，他感到的却是生命上的快活。

孤寂的家，彷彿一堆墳墓似的站在他的面前。可恨的疼痛在虐待他了。那扇板門麻痺地張開着；大量地吞噬着風雪，積雪像堤壩一般堆在門口，一隻窗子在低簷下搖盪着，另一隻被壓在山脚的雪地上。——這一切都說明了他的家。

他摸索着，膽怯地走進去。屋裡空洞洞地。

「上哪去了呢？瞎了眼睛的人！」

他胡亂的想着，顫抖地點起荳油燈，焦躁地翻着各處。水缸凍結了，灶坑裡殘留着昨夜的

死灰，炕上只剩了一領冰涼的草席，他慌張的從家跑出來，在附近的雪路上尋找着母親。

赤裸裸地楊樹在他面前搖曳，從黑雲後面窺探着的月光暗淡地照着他映在雪地上的雜亂的足跡；幾乎把他底內心的焦躁印在大地上。

他轉過山脚下，向回來的路上走去，他用腳踢着積雪，沿着斜坡；下到斷崖的下面，在很遠的溝旁，一個黑影躺在那裡。

他跑過去，渾身的筋肉緊張起來。他還沒接近那黑影，祇差兩步遠的地方，一隻腳陷進冰洞裡了。

他猛力地掙扎着，頭上流着冷汗，他看見那隻黑影還在微微地顫動。

「哇哇！」他拼命的喊叫，聲音被對面的山谷撞回來，這世界就像一隻覆甕，壓着他和他的聲音。

他底手蠕動在那黑影的上面，手指觸到凍僵硬的身上。在透明的月光下，他看見那人的下部浸在憂鬱地，閃着光的雪窟中。他輕輕地把他從雪窟中拔出來。他嚙着下唇，端詳這個將要凍死的人。

頭髮亂蓬蓬地，鬚鬚上結着冰花，腮部緊緊地靠在山羊皮襖的魁硬的領子上。

他認出這傢伙就是昨夜一同在小屋子過夜的瘸了腿的老人。

一種莫明其妙的嫉妬，報復的勇氣，推動着他。他想從老人的身上剝下那件皮襖，從腳上剝下那双靴子，他覺得這一切全是活在夢中。

他顫抖地解開老人的衣扣，驀然，他底手觸到老人的微溫的胸部，他向後退着，他底頭髮豎起來了，他倒在地上，但是，他立刻很害怕的跳起來，拙笨地跳上斷崖。

那些附近的山谷，野原，全披着一層夜半的透明的藍光，那搖曳着的樹木，無數鬼魔似的在監視着他；做着惡意的舞蹈。

終於，他把凍僵的老人措起來，踏着有點堅硬的積雪，小心地駛到破落的家。

他感到了自己的善良的溫暖，找回那隻窗戶，關上板門，把老人放在炕上。

他在炕洞裡塞進豆桿和山柴，點着了火，狹隘的火炕上不久便蒸發出熟習的可親的羶羊皮的氣味。

「你不要死！老傢伙！」他心裡想。

他像兒子似的；輕輕地脫下老人的靴子穿在自己的腳上，披着老人的山羊皮襖，支着肘臂半閉着眼睛睡了。

天很快就亮了，他睜開眼睛，奇怪地看見那凍僵的癩老人坐在炕上，奇怪的望着這個破落的家。

他和老人相互沉默地望了一下，同樣感覺到熟習的疎遠。他們却不能夠談話。

過了不到一袋煙的工夫，瞎了眼睛的母親被馬僮送回來。

他跌跌撞撞地拄着拐棍，在門外嚷着：

「我的兒子，你回來了！我的兒子！」

她險些被門坎絆倒，啞吧跑過去扶住她，母親拋了拐棍熱烈地擁着兒子。

老人從炕上走下來，站在母與子的跟前，他底眼眶裡滿含着驚異的淚水，他不相信眼前是現實的世界，他宛如行在夢中，他用着高聲的，哆嗦的嗓音說：

「我也回來了！我走了二十年，我沒有死在外邊，雖然癩了腿我也回來了！」

啞吧看着老人的淚濕的鬍子，看着母親的很快地跪下去禱告的顏色，他抑制不住內心的撞擊，感動地——粗魯地抱住了老人的癩腿。

「哇哇……」他新鮮的喜悅的叫着，感到了自己底世界的完整。

一個喜歡講故事的人

一年夏天，我住在鄉下的時候，碰見一個喜歡講故事的人。

他孤寂地住在長滿落葉松的峽谷，太陽永遠望不見的地方。在他底很粗糙的窩棚的附近，有一小塊園圃，植着葷藥和馬鈴薯，還有各種各樣的花。

那些白花大葉的鳳尾蘭正開得燦爛火熾的一天，我和他認識了。

「你爲什麼一個人住在這裡呢？」我奇異的問他，「你種了這些東西做什麼？」

「全是爲我自己？」他祇是說了這樣簡單的答話便俯下身去，小心翼翼地扶起那些被踏倒下去的藥草，似乎每一棵藥草都塗抹着他底心血。

我木然的，慚愧的望着他，原來，我是和我的小夥伴們到淺谿去沐浴的，歸途因爲貪採一點野花，茫然的走迷了山路；才誤入他底園圃，我是曾經踐踏過他園地的人，他並沒有責難

我，我底慚愧的心情是當然有的。

「勿論什麼人，他所作的事情，完全是爲了他自己，勿論什麼人，總是想要自己活得好一點；舒服一點，快樂一點。」他自己在那裡獨語，似乎不是對我說的；而是講述着他底哲學，我對於他底答話並不滿足，却迷惑於他底言語的魔術中了。

我仍在木然的站着，奇怪的望着他，他是一個不到四十歲的人，他底臉狹窄得彷彿是被擠扁了的花生米，在凸出的額骨下面長有一棵褐色的痣，他底嘴角常是噙動着，像是患過癩癬病的，在相等的時間距離中，那棵褐痣也跟着常常地跳動，他底上衣是肥大的土布小褂，敞着扣紐，很闊大的露出他底胸廓，脚上却穿一雙草鞋，走起路來拖拉着。他這個人看來也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他並沒有理會我這種陌生人，逕自提着木桶到谿谷去汲水了，我便潛入他底家，我像一個探險者，蹣跚着腳走過去，像一個赴仙窟盜寶的王子，恐懼地拉開那隻沉重的板門。

這屋裡所有的全顯露在眼前，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珠寶，有的是粗陋的塔壁，狹隘的土坑，一張拙笨的木工所製的小桌和一張幾乎磨光的狍皮在土坑上鋪着。

我很失望的坐在狍皮上，我想他這窩棚裡應當有一架香爐，一尊古佛，一卷經典，然而却

沒有，我想住在這峽谷裡，一桿獵槍也是應該有的，然而却沒有。

外面傳來他的脚步声，他提了一桶谿水回來，很習慣的掏着糙米，用谿水煮着粥，我從那小窗口的牽牛花的隙空裡望着他的背影，我很怕他走進屋來他終於來了。

「剛才很對不起！」我低下頭去說。

他善良的望着我，我順便把那束山花放在他底小木桌上。

「我想把這些花送給你！」我說：「請原諒我剛才的過失。」

「孩子！不要記起剛才的事，剛才的事已竟過去了！」

他是真的有着闊大胸襟的人，他原恕了我，而且用他底手摸着我底花和我底頭頂。

「來呀！我們一塊燒飯呀。」

我和他一塊出去，蹲在用石塊搭就的爐灶旁邊，望着灶火。火在我們之間燃燒起來。

我向灶裡投着山柴，很快的便聽見宛如骨頭爆裂的響聲。

「你喜歡聽盜火者的故事麼？」很久以後，他突然問我。

「我喜歡！」

「我可以講給你聽！」

他底褐痣跳動了一下，嘴角便張開了。

我們一面觀火，聽着火的吼叫，一面講着火的故事，這故事一直講到喝完了粥，天快黃昏，那盜火者被自私者迫害的時候，他便停住了。

我當時的全部神經都繃起來，我聽到那自私的有力者命令長翼的鴉鷹啄食盜火者的心肝，用鐵鍊細綁着盜火者的週身，更用箭射入盜火者的胸廓，我就覺得我底心肝被那長翼的鴉鷹啄食了似的痛苦，我底週身也被那殘酷的鐵鍊細住，我底胸部被毒箭射穿，我是怎樣感動啊！盜火給人類的殉教者！

「後來呢？」我追索地問着。

「你想後來怎樣呢？」

「我想不出：我想後來人類便有了火，」我忖度的說。

「明天我再講給你吧！天已竟黑了，你可以回去了。」

我就彷彿負着很沉重的思索，離開他，又彷彿遭到了人生的刺痛。依着他的指示，走回親戚的家。

夜裡，躺在大伙房的坑稍上，我底那些小伙伴全睡熟了，疲倦的長工們也睡了，只剩我

一個人痴望着窗外的夜空，那個人所講的故事在我底心裏重複的演習了一遍，剛一眨眼，便看見那勇敢的盜火者的姿影朝我招呼，一直到三星垂下去，我還沒有入睡，我宛如中了他的故事的魔術。

對於那個住在峽谷的人，的話，我感到異樣的可愛，在我底灰色的家鄉，尤其當我底幼小的靈魂感到枯渴的時候。

第二天吃完早飯，我並沒有通知我底伙伴，又跑到峽谷的園圃去了。

他便接續地給我講着昨天的故事。在那一個夏天，我從他那裡聽來許多譎奇的故事，那些在城裡也不常聽得到的有趣的故事，偉大瑰麗的故事。

我常常從他那兒聽來，轉販給我的幾個小伙伴，我們有時坐在草地上，我的伙伴把牛和豬也放在草地上，我便把那些幸福的王子，夢幻家，十三個跳舞的公主，散沙老人，金河的國王……有趣的講給他們。

一天，是一個落着雨的午後，我披着蓑衣從家裡走出，踏着泥濘的山路去訪這位住在峽谷的人，因為明天我就要離去鄉下。

我向他說出我要離開他的話。他很孤寂的說：

「你走吧！我是留不住你的，我的故事有一天是要講完的。」

「不能，你不會講完的，明年夏天，我還要來！」我急促的截斷了他的話。

「不，有一天是要講完的！」他歎息的說：「人有一天也是要死去的！」

他似乎很傷感，冥想著，儘在冥想著。窗外的雨漸漸地施虐了。我們望著那斜飛的雨絲，在我們之間織成了一片沉默的網。

我知道藏在他心底下還有許多不能講出來的故事，他是一座老大的鑛山，我想，我應該掘發出來。

「我請你再講一個故事給我！」我試探著掘第一畝。

「好吧！我給你講一個長生不老的人吧！」

「不，我不想聽那樣的故事，我要聽一個你自己編出來的。」

他開始尷尬地不安了。

「我不會編，我是祇能講人家的故事！」他正直的說：「我實在沒有那種偉大的創作力！」

「我要聽一個你自己的！」我試探著掘第二畝。

「不，不能講！」他搖著頭。

「我們一年之後才能會面，你應當給我一個紀念。」我企圖擊破這岩石層。

「你知道，你出現在我的生活裡，已竟攪亂了我的生活！」他難過的幾乎是哭泣的說着。

「爲什麼要提起那些過去的事呢！——我已竟把它們壓在生命的基石下邊，我連一點掀動它們的勇氣也沒有！」

「不要難爲我，伯伯！我明天就要走了！」我幾乎是被感染的哭了。

「你聽吧，我講給你！」他決心的說。

我有着發現鑛源似的喜悅，熱烈地等待着。

天有些暗了，那峽谷像兩道魔障，森嚴地擠住這孤獨的微小如巢的茅舍，我替他點着荳油燈。

外面的暴雨激烈的打着紙窗，風怒吼着，我的心却很靜寂，我想世界上再沒有比掘發一個怪人心底的故事更值得等待的了。

他有些失措的樣子，聲音從低啞的喉嚨低弱的流出來：

「我那年十六歲，比你現在大着三歲，便豪氣的離開了家鄉，我爲什麼要離開家鄉，你先不要知道，我既然已竟是個離鄉背井的人，便覺得「男兒志在四方」，應該「四海爲家」。

「也是這樣一個雨暴風狂的夜裡，我一個人蹣跚地走向小站，我底袋子裡沒有一文錢，就是明天的食糧也沒有準備，我打定主意是走，走，走，走到什麼地方全沒想到，因為我是不能再住在家鄉了。」

「冷雨打在我底單薄的身上，我是光着腳走的，我想找一個城裡人問詢走的方向，他祇告訴我說：南邊有海，北邊有山，便不再理我而去，我實在是茫然無路，我想去海，那裡一定比這裡溫暖，但命運却不允許，它却把我送上北去的火車。」

「原來，我躲在搬道夫的小房子裡，我底肚子飢餓，渾身失掉了力氣，正好一輛火車停在站上，我便躡進車箱去了，我蜷伏在車箱最下層的凳底下，車像搖籃似的把我搖睡了。」

「第二天清早，我剛一睜開眼睛，便吃了一驚，兩隻粗大的東西遮住了我，我從那東西之間探出頭來，外面已竟是響亮的晴天，突然，我底頭被那東西挾住，立刻，老毛子的嚙嚙嚙的聲音響起來，我害怕極了。」

「我被人有力的從車凳底下拖出來，像一條野狗似的，我被擗在那架大鐵爐上——我痛苦的說不出是什麼顏色，我看見那許多高貴的眼睛正在注視着我，對我訕笑，我簡直是軟顛在火爐上，但，我却特別注意一下那遮住我視線的東西，是一雙洋皮馬靴。」

「那馬靴立刻踢在我的腰上，隨後把我推至車口，另一雙馬靴把我踢下車來。」

「我和馬靴結了惡緣，倘不遇見那東西，我也許被火車載到更遠的地方，或許把我載到老毛子國去。」

「萬幸，那時候的火車行得很慢，我僅僅受了不很大的創傷，等我恢復了知覺，爬起來，展開在我眼前的倒是一片無垠的草原，我是到了什麼地方呢，這裡沒有家鄉的山谷，河流，這裡沒有老樹，人家，這裡有的是黃昏，落日，飛沙，蔓草……」

「拍拍塵土，走啊！我便走下去了！我是採着草根充飢的，那草是苦而澀的，也有像苞米一樣甜的草藥，我却多半揀了苦的，我吃了不少的苦根！」

我靜悄悄地聽着，手支着我的額顫，我底嘴也有些苦澀着，他像一匹奇怪的獸，倘若吃了毒草，我想，他會死去的。

「吃苦是沒有虧的，我是吃了苦才活下來！你要記住，不要吝嗇吃苦！」
他重複的發揮着他底吃苦的哲學。

「我吃草根吃了半個多月，我已竟很衰弱了，一天真的病倒在鐵道旁邊——我是沿着鐵道走下去的，我底頭枕在道軌上，」

「我沒有被車壓死，却被送進一個烏黑的屋裡，大約是拿我當了奸細，每天我能吃到一次黑色的喇巴，還能喝到一杯蘇白，我很習慣這黑暗的生活，我是在幸福的活着，可是，偶一回味那草根的苦澀，却又懷戀起來。

「在這裡我認識了很多像我一樣的人，那些夢想家，冀想到北地去的掘金者。

「我記不得我是否也有那夢想，我記不得我在那黑屋子住了多少天，我想看一看太陽的光比什麼都急迫，我被放逐出來，已竟是冬天了。

「我的身子投進一個古老的城堡——後來知道它是齊齊哈爾。在那裡過着行乞的生活，我宿在老爺廟裡，每天，看老爺手的偃月刀發痴，我去做什麼呢。

「在招募新兵的場所，報了我底名子，我費了多少掛牌是可以想到的，我第一次穿上灰色的軍衣，我底興奮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第二年春天，我十七歲，一位副官看中了我，他把我從伙夫的角色提補為督署的衛士，衛士全住在小隊子營裡，我立刻換上橘色的呢子軍服，騎着洋馬——小隊子營房裡的馬全是洋種，洋鞍子，我底身量很矮，常是踏着馬石爬到馬背上，騎在馬背上，太陽響亮的照在捲而長的馬鬃上，發着耀眼的光輝，腰上掛着黑殼戰刀，那刀也閃着烏暗的光。就覺得我是踏

在雲彩上。

「像我這樣一步登天，實在是誰也不相信的事。那時候衛士們的軍服是高級的武官服，但肩膀上戴着中士階級的肩章——這是不體面的，我們常常把那東西從肩上摘掉，也就是說他們很討厭那中士的階級。」

「預先用二個月的賞金製備一双長統皮靴，——和我結着惡緣的東西，我快樂極了，常常穿上它，和我底伙伴走在那城堡的街上，就是尉官們也要恭敬地先來敬禮，他們有時簡直是帶着羞怒的看着我們，當他們知道吃了虧之後。」

「漸漸習慣了，我也常和那個督軍的內親走在一起，所有這城堡的市街全走遍了，他喜歡玩弄三股鞭，他常常用那皮鞭買得女人們的笑臉，我却不大接近女人，我喜歡的是賭。」

「我們除了陪伴督軍，副官們溜馬，給督軍內宅守衛以外，什麼事也沒有，寂寞呀！寂寞得和守墓人似的，在我寂寞得每天只以賭博爲消遣的墮落中，一個人用她的手扳住我，這個人不好意思提出她的名子，我也可以說她是一個愛我的女人。」

外面的風雨聲微弱了些，他底話停住了，瞋着我：

「你可以回去了，以後的事明年再講給你吧！雨已竟歇了。」

「不，伯伯，我要聽下去！」我着急的說。

「再講下去對於你這樣少年是沒有好處的。」

「我不怕，我什麼也不怕。」我發誓的懇懇着。

他疑慮了一下，似乎有着隱衷，我看出他底臉色很暗淡，他底眼睛矇封着，像是中了魔，他在冥想。

「那是五月的傍晚，我因為賭博失敗，什麼全感不到興趣，一個人寂寞的在庭院內散步，雖是五月，在北荒還是初春，樹剛新綠，風不很強，颳起來却挾着砂石，庭院也是寂寞的，寂寞連接到一起，就相同墓地一樣。」

「我依着一棵老榆，望着黃昏的流雲，人往往在失意寂寞之中，極想起鄉關，我也在這時候犯了鄉愁！我把手插在馬褲袋子裡，我底袋子已竟空了兩天，他們再也不和我賭錢了，我甚至把我的馬靴也當給一個年長於我的同伴。」

「我底愁苦無限地增漲，觸到那黑殼戰刀的手指有些顫了，我才想到我要和他們火拼的一條低劣的拙計，我一定要和那些勝利於我的人們火拼一下。」

「她從內宅走出來，站在屏障後面喚我的綽號，我並沒想到內宅裡也知道我的綽號。」

——跟我來！

我便跟在她的身後，馴順的走進內宅。

她開了內宅小客廳的門鎖，命令我：

——進去！

我走進去就被關在裡面。

「我的心充滿了焦燥不寧，我早聽說過這華麗的客廳曾經是執刑的聖地，我擔心我犯了罪過。但是，却不敢問。」

「她走來，走近我，我不敢看她，她底粉香浸奪了我的嗅覺。」

——我知道你又輸光了！

我只低首沒有說話。

——可憐的孩子！你今年是十幾歲呢？

——十七歲。

——看來你很像是我哥哥，實在倒是弟弟，你討厭我麼？

這樣毫無避諱的談話，把我陷入大迷惑中，我已竟說過，我是不喜歡女人的，我喜歡的是

賭，我就這樣直爽地告訴給他。

——那沒有關係，我是喜歡你的！

她這樣直爽地表示了她的態度。

——但是，——我企圖打消她的錯誤的觀念，向她反駁。

——我正是一個很好的賭注。

她說完這句話便把我放出小客廳，臨別時，她叮囑我，並塞給我一件東西：

——以後，我希望每天能看到你，在這間小客廳，記住了！

「我彷彿是逃出樊籠的野獸，衝撞的走回營房，在燈光下我恐慌地打開那件東西，是一封長信，我當然是頗機警地背着那些同伴讀下去，我隱約聽到了一個女人的低泣在我耳旁響起，我宛如已得了波斯王女所夢想的能言鳥與喬地跳在坑上。」

「以後，我每天和她見面，在那黑暗的小客廳裡，我們沒有講過一句淫穢的言語，每次全是她給我講着故事，我一點也不將你隱瞞，我所講給你的，全是從她的嘴裡販來的。」

「她曾經把她自己的故事曲折地講給我聽，我那時候，整個陷於愛的泥沼裡，我每天不再喜歡賭博，而在喜歡女人了。」

「後來，她要求我駛她離開古老的城堡，到很遠的地方去；無論天涯海角也好，她實在不願像隻家禽似的營養在高貴溫暖的園庭。」

「我們便一同跑到這峽谷來，在這裡度過了十年熱戀的生活，我們怎樣跑出來，你不必問我們全有一個信念，便是吃苦。」

「後來，她患了難治的女人的症候，去世了，拋下我在這裡守着她的坟墓。」

他底喉嚨彷彿被什麼粘液堵塞，嗚咽不出聲音了。

此時，天已放晴，對面山谷傳來嘹亮的山雀的歌聲。

「全是爲我自己！是我害了她。」他說了這句話之後，便倒在坑上大聲的痛哭起來。

我知道他底故事並沒有講完，但却失掉再掘挖下去的勇氣，替他吹滅了油燈，我悲傷的走出他底窩棚。

第二年夏天，我很快的到鄉下來，在那長滿落葉松的峽谷，我來訪問這個喜歡講故事的人，那裡祇剩有空洞地窩棚和敗亂的園圃，人是已竟不見了。

賭徒的經典

是的，我是一個賭徒，這名詞和那些教徒，門徒一樣，在你們正人君子的世界，含有着輕蔑和侮辱的意味，在我的世界裡，並沒有冒瀆我底祖先，我底祖父和父親全是被壓伏在這個名詞之下；完結他們的一生。他們給我留下的遺產，除掉我底身體和靈魂以外，便要說是暢流在我底血管裡的極珍貴的血質，我有時在賭場上讚美我的祖父，當我戰勝那些貪婪的高官，吝嗇的小吏和那些暴利的商人……我的興奮，恐怕你找不出相當語彙來形容它，你雖是個寫小說的人，也要皺眉的。

你寫下去吧！賭博是一種鬭爭，是一種高尚的智慧的鬭爭，你是在訕笑我，我知道的；你不了解我，你以為我是一個賭博上的侏儒，我也承認，但，我也有我的經典，雖然那不同於你們的法律，我信奉它像那些教徒信仰他們的宗教，像那些門徒遵守他們祖師傳流下來的口

訣，——那是不必講給你的，因為你不了解我。

我喜歡那些強悍的英雄，倘敗於他也是光榮；可是，我已竟是而立的人，還沒有享受過那種光榮的幸福；我不能掩飾的說，我嘗失敗於那些狡滑之輩——那些在賭場上拉成幫夥的賭棍。在我的世界裡，最下流最可恥的東西要說是賭棍了，他們不懂賭博的經典，他們所懂的是拉攏，勾結，陷害，謀殺……他們賭博的最高目的是黃色的金幣。

朋友，我底境遇是多麼危險，我隨時都有被他們陷害的可能。有一天，我也許會變成一個賭棍，和他們同流合污下去，不，不能，我不能那樣，我已決心和他們決鬥，倘被他們謀殺，我也要保守賭徒的家風。朋友，我不是告訴過你麼，我不能做冒犯我底祖先的惡行，我不能背德於我的經典。

五年以前，我是在船上工作的。一次，我幾乎把一年的工資全輸在一個港上的賭場。那時，我有幾個伙伴，他們嘗苦勸我洗手，不要我把賣命換來的錢拋在賭場上，我曾經接受他們的勸告，兩年間沒有走進賭場。每天躲在那裡，油味所籠罩的機艙，在那裡注視着指示機，那機車的快速度，半速度，慢速度，幾乎成了我的血流的指針。我也去到燥熱如蒸籠的鍋爐間，赤着兩膊將碎煤用大鏟送入爐口，然後用鐵棍攪拌，聽那煤塊猛烈的爆音，彷彿聽到自

已骨骼的爆裂。你知道，除了工作，我是多麼寂寞，我每天所見的是藍色的透明的海，青色的天，灰色的雲，白色的船艙和棧色的皮膚……我實在忍耐不住這無邊的寂寞，我想委身於藍色透明的海，讓狂吼的海水把我吞掉，讓我棧色的皮膚從這個世界走開。那幾個伙伴似乎發覺了我的可怕的念頭，有人誘我喝酒，船一擱港便把我挾上岸去，從酒場喝醉了，像僵屍似的被他們抬回來，我從那時起知道酒的好處，它不僅能慰安我，解除我的寂寞，更能鼓舞我，喚回我底鬪性。

說起來，一個賭徒是永遠不會忘掉他底家風的，我雖潛沉在酒海中兩年，終於又走向故鄉來。

我一直是把賭場作為我的故鄉，你想吧，當我脫下水手的制服換上便服走進舊日的賭場，那情緒是多麼緊張而又顫動，我坐在曾經輸過錢的椅子上，望着那些瘋狂的哄嚷着的賭客，我滿足地享受了還鄉的喜悅。

一個人忽然發現了我：

——是那陣風把你吹來了！

於是許多驚訝的目光集中在我的臉上。

——依氣，你晒黑了一點，你看，你底眼眶怎麼弄的了？

鏡子裡露出我底醬油色的臉和被煤火燻黑的眼眶，我是有些蒼老了。

我底一個仇敵的幫閑者，他是一個很壞的賭棍，突然走過來，拍着我的肩膀。

——你快去看看你底相好罷！

——爲什麼呢？——我說。

——她已竟不是你的了！

我不去理他，也不睬他，我一向瞧不起他這種喜歡作謊語的人，有一次他曾經輸過我，使
用鑲有水銀的骰子，贏去我許多錢，我會扯住他底尖小的耳朵，一直到他學野獸的嗚叫才放
了他，這一次他把耳朵送給我說：

——你不相信我？好，我若是騙你，你就割去我的耳朵！

我仍然沒有理他，被一個熟人扯去了。那一夜，我的運氣很好，贏了幾乎兩倍於我輸掉的
數目，但我的心却不寧靜。

第二天，我在一家上等飯館的門前碰見我的愛人，他穿着一身膚色的灣畢司，赤足，却拖
拉着一雙圓口緞鞋，她底臉瘦了一點，頰上抹着淺紅，眉毛用黑油拉得很長，看去像兩條泥

眼，唇是紫色，牙齒發黑，彷彿是個鴉片中毒者，她看見我似不相識的樣子，她正在和一個酒桶型的商人談話，偶而雜着淫褻的笑聲，——我想，兩年之間就變了！立刻，我底週身燃燒起憤怒的火焰。

——不要臉的女人！

我詛咒着從她身旁走過，我想起昨天幫閑者的言語，我底肺葉幾乎炸開，就在我剛要發作脾氣的時候，一隻手拍在我的肩上，我看見那正是一隻白手，宛如摩西的白手，立刻使我意識出這個有着白手的人便是我的情敵。

我爲了奪回我的愛人，勿寧說我不甘心把愛人讓給他，在他對我寒暄了一陣之後，我便把他拉到賭場。

——我是可以把她讓給你，看你的運氣了！——我和白手約束着。

我們玩着極粗糙的賭博，三集骰子搖在碗裡，每一次聽見那賭具的撞擊聲，白手便哆嗦起來。僅僅不過十分鐘的過程，他錢袋裡的國幣幾乎三分之一歸我所有。

——何必呢，咱們是老朋友！

他把錢包裝進衣袋，然後嘻皮笑臉的說，我感到泄氣了，他並非我底敵對者，你知道一個

賭徒失掉了敵對者，該是多麼悲痛的事。我也嘻皮笑臉的說：

——去你的罷，低能者，你不是我的對手。

我把愛人讓給她，雖然那女人仍然被我熱愛，我也毫無顧及，終於拔腿走開了。朋友，你又訕笑我，你以為我的對手也許此時正在和她度着甘美的生活，那與我是毫無損益的。

那港口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到哈爾濱去找一個老友，聽說他在×慶丸上工作，而且工作得很好，那艘船是跑下江的，差不多半月才能回來，我到的時候船已拔錨，祇得蹲在道外一家小店裡。

在那搭着吊鋪的污濁的小樓上，我遇見一個在港口熟識的賭徒，他看見我，熱烈的把我抱住。

——你來的真巧！我剛才還想到你！

——有那種奇怪的事麼？

——是真的，我剛才在賭場上栽了！

他說着，把我拉到一家靠近江沿的酒館，我們喝了許多老酒，在我喝得近乎酩酊的時候，他要我幫助他去贏回他輸掉的錢，他囑咐我許多賭博上的下策，我猶豫地跟他去了。在那一

夜，我不知道作了些什麼魔術，出我意料之外，這位賭徒已墮落爲極下流的賭棍。第二天午間，我的酒醒過來時，那賭棍不在了，只有這家的夫役在擦着地板上嘔吐的穢物，那個油滑的下僕向我拋着眼梢，露出僕人所有的傲慢的態度，我並沒有生氣，我想這是那些主人訓練出來的，是這大客廳裏教養出來的忠犬。我從沙發上爬起來，從我的衣袋掏出僅有的兩枚票子，記得是昨晚那賭棍塞給我的，我全數塞給那下僕了，他當我面前有意侮辱我的把那票子打開，似乎被那票面的數字驚住了，我走出門外的時候，他跑來了，尷尬的笑着：

——老爺，你弄錯了！這是二，二百！

我揮一揮手，他便蝦似的灣下腰去。

——謝謝老爺！

我被他送出這家公館，心裏說不出是怎樣空虛，彷彿做了一個噩夢，又似乎很寂寞的一個
人盪漾在大街上。

——你冒蕩了賭徒的經典，你是惡魔，你是施用詭譎縱術的賭棍！

自己罵着自己，責備着自己，我實在太疲乏了，脊骨酸痛，四肢無力，我像一隻戰敗的狗熊，這形容詞太粗魯一點；蹣跚地拐進一家澡塘，躺在池邊的水門汀上，讓熱氣療治我的麻

痺的筋骨。在那家澡塘一直睡到掌燈的時候，我要了兩碗麵片，是從附近一家小館叫來的，是兩碗黑麵，我全嚥下去了，我想吸棵紙煙，煙盒已竟空了，和我的衣袋一樣。我有些慌張，我想着怎樣離開這澡塘的方法，沒有，一點也沒有，只好把那件大褂還抵給澡塘的帳，走回小店的樓上，那傢伙和他底行李全不在了。茶房告訴我：

——聽他說是搬到道裏一家大旅館去住，什麼旅館可不知道！

我失望了，在這地方全是陌生人，我認識誰呢。我孤獨的從那小樓走下來，不必說，那小店是不留我這一個身無長物的異鄉人。

我徜徉在夜街上，站在暗黑的牆角，街上的夜遊人一刻比一刻稀少，我的心情也一刻比一刻的緊張。

街燈拉長我的身影，像夢遊病患者似的。我不知向那裏走去，我底脚步遲鈍，我的眼也遲鈍，我將走到那裏去呢。前面黑森森地一片，擋住我的去路。——我走進公園，那裏清靜而又涼爽，我仰臥在草地上，兩隻手做了枕頭，月光水似的照在我的臉上，我偶然想起從船上學來的一首西班牙的民歌。

我一面數着繁星，一面拙笨的哼唱：

那尋不到一塌之地的人

可以睡在月光裏。

我忘記是什麼時候睡去，我永遠也忘不掉那一夜，如果我是詩人，我就可以把那一夜寫成一首很漂亮的詩篇，把那些幽會的人們寫在裏面；可是，我不能寫，我可以告訴你，我爲什麼……你又訕笑我了，：我忘不掉那一夜。

一個長了癢疥的女人在子夜的時候壓在我的身上，我嗅到一股黃碘的氣味醒過來，她才爬下去，但她毫不羞愧的抱住我，月光照在她底臉上，我看出她的驚慌和不安，她似乎覺出我是有些生氣了，佯作着不理我的態度。

——放開我？——我嚴厲的掙脫開她的手。

——爲什麼？——她咧着嘴。

她離開我一些，在觀望我，她底眼光晦澀，彷彿已失去光芒，她向我伸一伸舌頭，把背遞給我，不久，我聽見他底嚶嚶的哭聲。

我覺得很難過，我爲什麼要拒絕她呢，對於這樣奇怪的女人，不是一種施捨嗎？我把她扳過來，問她：

——你說，你是做什麼的？

——不要你管！她聳聳肩，止住了哭泣。

——你可以告訴我？你爲什麼到這地方來，而且……——我是以好奇的心情探問她。

——這是公園呀！先生，這不是在法庭上！

她索性不理我，抱頭睡去了。

朋友，在這個癡癡的女人之前，我是受了多麼大的侮辱，我是被她感動了，我想伸出兩臂擁抱住她，乞求她的原恕，却沒有那種勇氣，我底倔強的性格把我的背也遞給她，我們是背靠背，默不作聲，一直到公園裏傳來陰慘的狼嗥，我們才夫婦似的偎在一起。

後來，我們做了夫婦。

那年秋天，她底癡癡全好了，我們一同去訪問那個在「X慶丸」上工作的老友，我們興快地講着未來的夢想，我們決心革新過去的生活，讓生活好起來，我們像兩隻旋翔在江上的水鳥，上面是澄清的天，下面是澄清的水，我們是澄清的人……

當我們漫步在江邊，像那些紳士淑女一樣邁着悠閒步伐的時候，一個很有名望的官員的手下把她扭住了。

——她是我的老婆！——我辯詰的說——你們不要目無法紀！

我接受了一隻耳光，終於被他們以拐騙的罪名控送到法院。我是冤枉的，我誠實的對一位黑臉膛的檢查官說：月亮是我們的證婚人，公園是我們的家，草地是我們的床。他們完全笑了，其實，這又有什麼呢？

我被判決了一年零六個月的刑罪，那刑期對於我並沒有苦痛，那囚場也強於潮濕的草地，祇是看不見我底女人，覺得難過。我常常舉着鐵檻望小窗外的清空，我最怕看見飛翔於清空的鳥；牠們往往勾起我底許多回憶……

那老看守厮混得很熟了，我時常看見他那雙縫的鼠眼睛。

——你真詭福！小伙子，你們有本錢呵！我是不中用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說。

——你也不要灰心，你底眼睛還沒有瞎！……

我也常常這樣打趣他，他並不惱恨我，有時，他把囚犯家族送來的水菜，仁丹，味之素以及治癬疥的藥膏分給我一些。一天，他對我講了許多女監中的綺聞，我懷疑有八成是談話，恕我不能告訴你。

我很幸運的遇到一次大赦，刑期縮短了六個月，第二年初冬被放逐出來，我們幾個犯人爲

了報答老看守的恩惠，特意向朋友借錢在一家酒樓上請他吃飯，我們喝了一巡酒之後，他吞吞吐吐地對我說：

——你忘了她吧！

——我？

——她已被她的丈夫關起來！

——是真的？

——我還誰你嗎，你忘了她吧！她是不會再跑回你的身邊來了！

我沒喝幾杯酒便醉了，我底對手你可以想像的，朋友，我早對你說過：我情願有一個很好的對手。

一天晚上，是一個無月的暗夜，我潛入那官員的花園，在一棵松樹的後面，潛藏我的身軀，我雖潛入，並無謀殺的企圖，我沒有攜帶兇器，只是一身單薄的衣服而已。這花園已被污雪罩滿，雪面毫無人和動物的足跡，我很失望，我的計畫罩滿了灰色。第二天早上，我底凍僵的身子被他底僕人捉去了。在一間精緻的小屋裏，我和那官員相見。他是個快六十歲的老人，頭髮已經斑白，禿頂，腫臉，是一個善飲者，聽他底口音南腔北調，一定是個南方人，

他依在綉花椅椅上，訊問我：

——你是做什麼的？

我直截了當的說：

——我是個賭徒，我是來和你作賭的。

他並沒有責難我，微笑了笑：

——你想要什麼呢？錢嗎？女人嗎？

我告訴他我要那個曾經做過我底妻子的女人，我以自己的性命做我的賭資，我們的契約訂下，便開使賭博，我們的賭具是酒，那官員是豪飲的，他命令僕人打開一罐陳紹，我幾乎被酒香所醉，我們是用很大的茶杯灌酒，喝到一個數字的時候，我有些不支了，我的頭在打旋，那官員的臉色却越發的明亮光彩。我想：這一次的敗北是鐵的了。

許多花枝招展的女人全躲在屏幃的後面，憑息著聲息，偶而有百靈一樣的叫聲透過來。

我實在不能再喝下去了，我底身體有些搖搖了，我執拗地和他拼下去，我們一替一杯的喝着。

——我們爽快一點好嗎？——我說，

——那不風雅！——官員搖著頭。

他似乎喝得很盡興，他命僕人取來筆硯，在桌上鋪好宣紙，沉思片刻，很快的寫了一幅字畫給我，那聯句底上句彷彿是「韋素傲視王侯」，下句是「報雁既於俄頃」，他寫完把筆一丟，像棵鋸斷的老樹枯倒下去了，我看見他底臉色變得蒼白，嘴角流著泡沫……

忘記是怎樣離開那官員的家，只記得我是一個人走出來的，——也許是被那官員的手下趕出來的，我回到去年的那個公園，木然的躺在疎雪枯草的地上。我想著那個癡癡的女人，我實在是在愛她的，我悔恨我的酒喝多了些，沒有救出我的女人，也許我更害了她，我也愛著那官員的豪飲，愛著那官員的詩興，這愛漸漸變成了憎，我憎他是一架古老的僵屍，我憎他是一隻有毒的蛇蟲。像那樣毒害人類的官員不是很多麼？朋友，不是很多麼？

不久，那官員患酒精中毒死去了，我底女人却沒有下落。

我每天在各處尋找，像一隻無家可歸的野犬，我不敢去看那個在船上工作的朋友，我已弄得骯髒可憐。就在這時候，太平橋興隆起來，這地方，你更生疎吧！你不要小看它，它雖是哈爾濱近郊的村落，人口不多，每天却有著十數萬元的收入，這數字雖不是正確的統計，你也可以想像那是一塊什麼地方了。

我頭一次涉足那巨大的賭場，彷彿一座城堡似的，修着一排排的街道，兩旁的建築內裝滿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賭具，那裡的空氣很懷，幾乎把人窒息了。

我在這裡又遇見我從前的愛人，她站在白手的旁邊，穿着水瀾大衣，她嬌嫩的喊着。

——么裡打么來，噢！

我明白她的職業了，我站在許多人的後面，看她那樣敏捷的用竹筴將案上的賭碼擄去，隨手投進粗大的竹筴，我想，人生最痛苦的時候，該是一個賭徒落難的時候。我實在不能忍受了，像一頭熱鍋上的螞蟻在各處亂竄，這賭場被我幻化成一片原野。

我在每個賭攤前駐足片刻，一天的時間便過去了。

第三天的晚上，我尋了一隻黑色鏡戴上，爲了不使他們識出，又站在白手的賭攤的後面，一個小商人模樣的青年撥開我，坐在我的前邊，他鬼鬼祟祟地從包袱掏出錢來，換了賭碼押上，被竹筴擄去了，他再從包袱裡掏去錢來，這樣被擄去了不知幾次，我看見他底頭上沁着熱汗了，他底眼角在擦癢着，他將那包袱顫抖地放在賭柱上，這舉動使所有的賭客全驚了。誰也料不出那包袱裡有多少賭資，祇是爲他這孤注一擲，就在女人底嬌嫩的喊聲中，那小商人昏倒在我的胸前，我扶住他——這個賭博的雄，我很可憐這個到賭場來的掘金者，一個搗

着夢想來找好運的傢伙。

——你贏啦！伙計！

我震撼着他底知覺，他抖一抖，驕的站起來。

——我贏了！——他喊叫着，

那喊聲是從地獄裏擠出來的，片刻，他底舌頭拖拉下來，他是死了。這真是一個悲劇，我當場把那包袱打開，要求莊上賠償死者，我真的爲那數目驚訝了，那是足夠一萬，這並不是個很小的數目，我祇從白手那兒領下一千塊的贏頭，他們違反了賭博的經典，我笑着說：

——是誰立下的規矩？

白手聽出我的語聲，悄悄跑去了。我從小商人的身上，發現一封短簡，是從山東某地寄來的，信上寫着：

兒悉：本年家鄉奇旱，虫蝗爲災，雜草樹皮亦呈絕跡，余擬攜汝母妻子等投奔關外，汝須急置路費若干，否則全家淪爲餓殍矣，切切此囑

父名不具

信上的筆跡是不整齊的，老年人的無力的手腕暴露出來，我按照那受信的地點，將死者的

賭本寄去，用白手的錢將死者裝殮，葬埋在極樂寺的角落。我想着那死者的可憐的家族，就像我自己的家族似的，使我苦惱着。那一年我用剩餘的錢做賭本滾到三萬之多，我把那些錢存蓄在一家銀行里，我會托銀行裡的熟人給死者的遺族匯去很多的錢，我是拿着死者的名字匯去的。

我自己搬至道裡一家很大的旅館，在那旅館的住宿者名簿上，我不知怎樣寫我的職業，如果填上「賭徒」那是麻煩的，爲了應付環境我寫着運送業，我當然可以這樣寫，因爲我是當過水手的。

一天，我剛從澡塘出來，穿着浴衣，我以前的愛人突然來了，她一進門便投在我的懷裡。她哭泣得很可憐。

——你救救我吧！我不能去打野鷄，決對不能，你救救我吧！

我莫明其妙，是誰叫她做那種女人最可憐的職業呢，是誰那樣殘忍呢！她死緊緊地抱住我，我掙不脫身，索性便讓她盡情的哭；她底哭聲還沒有斷，一個滿臉紅棗的男人跳進屋來。

——好呵！你拐走人家的老婆！

在那男人身後，站着那個白手。

——你去，快去報告警察！——那紅痣的男人命令他，掏出繩索把我和她綁在一起。

——你們一路去吧！

綁完我們的時候，那人狠狠地踢我一脚，並打着女人的面頰。

——你拐走我的錢呢，快說放在哪？

她死緊緊地抱住我，連看也不看一眼。

那人翻着我的衣袋，箱籠，各處全翻過了，我底所有的財產被他劫去，警察終於沒有來，我的嘴被手帕塞住，手被綁在旅館的暖氣管上，我是憊過去了。

清早毛子姑娘打掃屋子的時候，我才恢復了自由。

我的貧困是宿命的，貧困也是賭徒的宿命，我再不能住下去了，我想離開哈爾濱，但，我不願離開太平橋的賭場，那是我的故鄉。我走了不久，又回到道外的小店，每天，我只能吃一頓飯，賭場是不能不去的。

一天，那個做水手的老友，忽然找到我，他是讀了新聞記事特意來找我的，他勸我戒賭，並把我介紹到船上去，我却不過他的好意，答應了。

我的朋友很快樂，他特地給我從首飾店打隻「戒賭」的戒子戴在我的手上，我們寂寞了就

在船上談着沿岸的風景，聽那些漁民們的歌謠，那生活是很靜美的，我雖是個粗人，倒也唱出那種詩味。

那種詩味的船上生活漸漸使我感到厭倦，船從下江回來的時候，我背着老友又跑到賭場，我又把所有工資輸掉了，運氣有意的捉弄我，我是不甘心的，我要征服命運。

——我要征服命運！

我向神祇誓約將手上的戒子放在賭注上，那東西旋即收進莊家的錢莊裡，我垂頭傷氣地走回船上，悄悄鑽進被窩，我不敢正眼望睡在我身旁的老友，便睡去了。

第二天，我悄悄寫了一張紙條放在他的枕旁，便茫然地跑回生長我的故鄉，我已竟四年沒有還鄉了，我剛走到家門，便聽見孩子的哭聲，在我家的庭院中，我的孩子，還有隣居的孩子們在月下拋着銅幣，一個較大的孩子站在哭兒的旁邊，使力地擊撞着銅幣作響，另外的孩子鼓掌取笑。

我走近那個哭着的孩子，——他正是我的兒子。我斥責着他：

——你爲什麼要哭，是嚇壞了嗎？

那些孩子全跑散了，我底兒子停止了哭叫，歪着腦袋說：

——我贏了他，他倒搶去我的錢，爲什麼不講理，那些人還耻笑我！

——算了吧！

我知道兒子是冤枉的，把他抱在懷裡，走回家去，屋裡很暗，一盞油燈已熄。

我的髮妻正是垂危的時候，躺在土炕上，她底呼吸很短促，骨節瘦如麻秸，我摸着她的手

叫着：

——你醒醒！我回來了！

她睜開眼睛望望我，沒有說話，眼睛又閉上了，我默默地站在她的頭前。

——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他搖搖頭：

——我說什麼，什麼希望也沒有了，爸爸是賭徒，兒子也是賭徒，這家呀！

她底嘴閉住，再也沒有張開，她底手涼了腿也涼了。

我底心緒雜亂而又起伏，我覺得對不起死去的女人，我年青的時候常常夜歸或曉歸，她也常常等到子夜或成宿不眠；我底日子，是不大寬綽的，她嫁給我會吃過許多苦楚，我沒有錢的時候，她便悄悄把手飾賣掉，將錢塞在我的衣袋裡，我很奇怪袋裡的錢，常常隨便把它

們輪掉。

——可憐的女人，你死得早一點，如果你還活着，我一定戒掉賭博，可惜，你已竟死了！在她的墓前，我沉痛的念完悼詞，負着我的兒子離開家鄉，我把他送進一家鐵工廠做學徒，期望他成一個很漂亮的鐵匠；我相信他能用他的手創造他自己，至於我，是一條死狗，隨便把我漂流到什麼地方去吧！

我的生活是够雜亂了，朋友，你一定訕笑我吧！可是我自己還有着自信，我是善良的，我雖是一個賭徒，那種背德的冒瀆祖先的事還沒做過，我已經說過；我有我的經典，我走着自己的道，那些賭棍們勿論怎樣拉攏，勾結，陷害，謀殺，對於我是沒有用的，我要保守賭徒的家風，用賭徒的經典來制裁我和他們。

就止於此吧，我要去睡了，朋友，我很對不起你，沒有把那些人的名子說出來，我覺得那也是一種背德的行爲，一個賭徒是做不得的。

朋友

「谷：倘沒有遺忘我，我想和你見最後的一面。」 徐 逸

畫家呂明讀着已死的老友寫來的短簡，手有些哆嗦了。

——難道他還活着麼，真的，世界上竟會有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麼。

「谷」是呂明十年前常用的筆名，已好久沒人叫它了。

五年前的春天，徐逸失蹤了，呂明宛如失掉一隻胳膊那樣的苦痛着各處探聽他的下落，第二年夏天從一個報館的記者嘴裡知道他投海而死，呂明曾用半年的時光畫了一幅「海葬」，登在雜誌的追悼號上，如今，意外的看到那不規則的筆跡，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記憶。

「先生！」那送信來的少年喘着說：「請你跟我去一趟吧，叔父快要死了！」

呂明意識到一個不幸，倉卒的拋下書筆，看那少年焦急的而且是沉痛的態度，使他失掉問語的勇氣。

「我們走吧！」呂明抱歉的說着。

兩個人穿過幾條寂寞的街，跳下電車，僱一艘划子渡江。

「倒底住在什麼地方呢？」呂明急切要知道徐蓬的住所。

「在樹林裡面！」少年指着對岸的一片疏林答應着。

船離岸以後，那少年領他走進一幢靠近江邊的灰色的小樓，在歪歪斜斜地將要傾倒的樓上，呂明會見了垂死的徐蓬。

「蓬，我來了！我來看你，你睜開眼睛呀！是我，我是谷。」呂明提着脚步走至病人的床前。

病者沒有接受客人的言語，仍在低弱的呼吸，臉如蠟盤發着浮腫的光澤，頭髮蓬亂，顫骨突起，兩眼凹陷，已竟脫像了。

「叔叔，你想要見的人，他來了。」少年伏在病者的耳根上，喚醒了他。

徐蓬貪婪地睜開眼睛，看明白是五年前的老友，掙扎着企圖坐起來。

「唔，你，是谷！」

「想不到你住在這種低劣的地方。」呂明親切地握住垂死者底枯瘦的手，「蓬，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呢，你看這小樓將要塌毀，你看這裡的空氣潮濕而骯髒，你告訴我，你爲什麼一直秘密你底消息？」

徐蓬可憐的嚼動一下，却沒有說出話語。

「你知道麼，你底死亡的消息傳來之後，我們曾經……」

「謝謝你，我看你底「海葬」很受感動。」徐蓬遲鈍的眼光投過來。

「你看過？」呂明吃驚的問：「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這間小樓上，你底文章，你底畫，你底消息，我全知道，勿論什麼刊物那孩子會給我買來的。」

少年突然哭泣着跑到外面去了。

「那麼，你告訴我吧，蓬，這些年中你儘作了些什麼？」

「我做了一些什麼呢！我每天住在這小樓上，起初是喜歡站着，繼續是坐着，最後是躺着，

像這樣靜靜地躺著，每天從這塊鏡兒望着江水，那流不斷的江水；貨船，那負着重重的貨船……我就是一艘載重的貨船，往來在這污濁的江上。」

他似乎要把淤塞在胸廓中的積蓄了五年的話全傾卸在老友之前，話說得急促了些，引出一陣暴烈的嗆咳，那少年急忙跑進來敲着他的脊背，用毛巾擦去他額蓋上的汗水。

「我是一艘載重的貨船……我負得人間的債是太多了……我底天才和毅力很難支持……」

……目前，這艘船是要沉下，沉下污濁的江底去，遺憾的是沒有沉落在海底！」

「蓬，你不能這樣想，你已竟是有榮譽的人，你是應該健壯地活下去的。」

呂明祈求的舉着雙手。

「爲什麼要提到榮譽呢？你看看那背面不正是可恥的烙印麼，我覺得「我」倒是被那般拍賣榮譽的人給毀壞了，榮譽是沉重的債，是它壓得我不得喘息，榮譽；去它的罷，它不是我的！它是敵人的珠寶。」

話說得很長而且是吃力的，喉嚨被痰液阻碍着了，經過幾度乾咳之後吐出一口紅色的可怕的東西。

「是血？」呂明驚訝着。

少年點點頭，給他點着一棵菸捲，他遲慢地吸着，煙輕輕地噴出來像精靈似的散去了。

「我是要死的人了！」徐蓬闔上眼睛。

「不能，蓬，你不能死，你是曾經死過一次的，你應該再活下去！」

「難道叫我再受他們的玩弄麼？」谷，那些蒼蠅，臭蟲，耗子和那些書商們，他們的醜態，我已看慣了。」

「你說些什麼，蓬，是囁語麼？」呂明奇怪着他會把書商和耗子連在一起。

「這些年，我受盡了牠們的欺弄，那些蒼蠅們晝夜嗡嗡，不讓我有片刻的思索，那些臭蟲們吸着我的血，繁殖着，那些耗子噬損了我所有的書籍，爲了表示牠們的利齒，那些書商們，他們全飲着我的血活起來了。」

徐蓬的額蓋上又沁出汗來了，他停止了微弱的聲音，似乎是睡去了。

天漸漸黃昏了。

驀然他醒過來，大聲的叫着。

「谷，谷！」

呂明跑到他身旁。

「我在這兒——蓬，你是怎麼啦？」

徐蓬戰慄地說：

「我剛才作了一個夢，我夢見了許多大詩人，大哲學家，大藝術家變成了乞丐，在污濁的街衢上喧嘩噪嚷……」

「還夢見什麼？」

「我夢見的是太多了，一個聲音告訴我：『人類的生命是火，要不斷的燃燒，否則即將毀滅。』另一個聲音告訴我：『人生是沉重的鐵，卸淨的一天，便是死亡！』……」

「這全是你心造的幻影——勿論誰全在這兩種思想上決鬥。」

「谷，我底生命的火已竟熄滅，我是一艘載重的船，今天……也許明天我便可以去了，泊到另一個未知的世界！」

徐蓬伸出枯乾的胳膊和呂明握手。

「我們再見吧！」

呂明難過的把手縮回來。他看見了晶瑩的液體在徐蓬的眼角閃爍。

「回去吧，谷，我想安靜一下，一個人，你也出去。」

少年掌上燈和呂明悄悄地退到樓下。

「每天這時候，叔叔是要寫字的。」少年低聲說。

「是啊！」

呂明吃驚的望着樓上，兩個人渡到江邊，對岸輝煌的夜景宛如天上的王國在炫耀着寂寞的彼岸。

時間像江水似的流下去了，這一夜，呂明整夜的守候在垂死者的身旁。

第二天微明，徐蓬果然死了。

少年從死者底枕下取出一束原稿遞給悲痛的呂明。

「叔叔說，這是他唯一留在人間的東西，他囑付我，在他死後交給你。」

是一首題名叫「儂」的長詩，第二頁上寫着一行小字。

「獻給我底唯一好友 谷」

呂明讀着死者的遺詩，像司祭者在讀着沉痛的祭文，聲調淒涼而哀婉。

那少年站在呂明的身後，眼淚雨似的滴落下來。

呂明繼續的讀着：

——人類的生命是火，要不斷地燃燒，否則即將毀滅。

——人生是沉重的鐵，卸淨的一天，便是死亡！

讀到此處，呂明的心在跳着，他嗅到了原稿上新鮮的墨香。

——你們去吧！你們的生命是未艾的火。

——你們去吧！忘掉我去過自己的生活！

——你們去吧！去吧！去吧！你們的世界廣濶，廣濶，廣濶！

這時候，窗外的江湖擊撞着江岸，似乎也在激動着了。

金山堡的人們

一
故事是這樣起始的。

從哈爾濱開來的大票①以怪獸一般的怒吼震碎了這荒涼的草原，三十幾年就衰老的肢體，停在老金山車站第二條線上，吐出一批旅客以後，牠以殘存的微喘向車站上蒼青色的建築物作着瘖啞的呼喚，彷彿有着懷戀話舊的情緒似的，佇立一分鐘又噴着滷滷地火焰，軋軋地滾向前去。

三月的上弦月從天空的東南角上昇起，那盞懸在高桿上的煤氣燈驕傲的放射着彷彿藍色霓虹般的光芒。送走了旅客不久，滿車站的從業員都聚集在燈光底下，爭相讀着今天最後一次列車捎到的號外。

大北新報，斯扣里密牙報，露布爾新聞，國際協報，都載着「交涉成功」，「鐵路一元化」

的社說和較詳盡的紀事和照片。

搬道夫們用粗黑的手掌向臉上擦汗，幾個人依在一輛未卸備的貨車上，搖動他們的頭，好像已經明白了報上的消息，一個人藉煤氣燈的光唸報上的艱深的文句，嘟嘟着，不識字的老伯呆，貪婪的望着鐵路局大樓的照片，要了個鬼臉，疲倦的走開……。

街上也似乎充斥着緊張的空氣，保甲公所團董，商務會理事，居留民會長，小學校長，稅捐局長，警察署指導官，郵政局長，財務處主任，專賣署長，鴉片零售所小賣人，這些金山堡的頭腦們，匆忙的籌備慶祝會，趕製慶祝文。

不久，金山堡的一條最繁華的大街兩端，用繽紛的五色布扎起簡單的慶祝牌樓，一對黃色的龍蟠伏在牌樓頂，遠望去，尤其在初夜，鑲着兩棵帶誘惑性的紅色燈泡的眼睛。

街市上商舖的門口懸燈掛旗，有的在紙燈籠上寫着幾句吉利的聯語、謎語之類，聰明的就臨時抓彩寫上應典的文辭，表示「普天同慶」。

人在街上流，喧嚷，混雜，宛如上元夜的風景。

① 北鐵時代的快車俗稱大票。

「孩子，好夢別再貪了！」

火車站出口直通到特別區邊境的煤屑路，被站台左肩膀的漫崗上排泄下來的山水沖激了許多窪坑，旅客們多半轉繞靠近「商務代辦所」樓前的便道走着，這條煤屑路就成了流浪兒們的採礦所，他們攙着繡角，彎俯着腰，跋涉在窪坑裡檢拾較大的煤屑，毫無疑懼的撥動那瓦礫和石塊的堆積，一塊一塊擲進粗糙的挽籃，有時伸一伸腰，彼此凝視車站一下，眼角裡却又閃着小的懦怯的眼光。

從鐵路官房的石砌窗口，通過綠色的紗幔，一覽無餘的清空明亮地展開在太陽的下面，轉身巡視這石屋，無論那一個角落，都沉在憂悶的紫霧中，四壁曾經是蛋青的花紋和璽粉，已變成一片灰暗了，地板離解着，幾天沒有擦過，誰喜歡擦它呢，粗圓的鋒利達^①好像剝掉皮的樹幹似的，蹲在石屋的當中。

住在這個石屋裡的主人，是個叫趙英的青年，他把平頂的羊皮帽習慣的拋向掛衣鈎，一隻角便支在花台上，從大衣袋掏出一支老巴賽^②紙菸插在嘴裡，用牙狠狠地咬去半截污穢的菸

病。

——往那裡去呢？

一個人問着自己，他彷彿走在大曠野中，憔悴的暗黑的眼睛，呆視着那些撿煤層的孩子們，他底微現凹陷的兩腮，充滿着倔強的書生的氣質，在這裡，任何人都能把他底性格，思慮，卓識很清楚的識別出來，因為一切外部的特徵完全可以轉給任何一個年輕的路員的人
物。

看見那些孩子們互相揚起泥塊在窪坑裡撕擄，一個撿滿筐的被另一個倒進窪坑，另一個瘋狂的搶奪，追，趕，咒罵，叫喊，他冷冷地笑了，他想到普士庚的詩句。

「孩子們，好夢別再食了！」

也許是偶然想到自己，也許是想到流轉於各地的弄音樂賣巫術的吉普西人，嘴裡的菸從左腮用舌尖推到右腮，反復地吮嚼着。是想到了什麼呢，他底嘴角顫抖了一下。

索菲在這時候走進來了。她每天這時候是要到石屋裡來的，趙英底高大凸起的鼻腔哼着彷彿「我知道你來了」的聲音，並不去理她，仍在注視着窗外的風景。

窓外的孩子們撕滾在地上，觀景的人聚多了，兩個鐵路警從遠處跑過來，……

索菲已經走至他底身後。

——趙先生，有辦法了麼？

這一次身子和鼻子一同轉過來，兩隻手沉重地插在衣袋裡。

——你想想吧！我有什麼辦法，我不能想昨天的事，也不願知道明天的命運——他說——你呢？

我？——他痛苦地微笑着——我睡在地上，誰也不會攔住我。

——睡在地上，嘿！你是聰明的，你能睡在地上！

——那麼你！

——我打算回到鄉下去。

——你撒謊！

他沒有向她辯駁，淒苦的低着頭。

索菲脫掉大衣，攏着捲髮，坐在靠近蘇利達的一張長腳椅子上，她底紅潤的臉上閃着圓睜地澄清的瞳孔，不安的望着他。

——你爲什麼？趙先生，你倒底爲什麼呢？

——她哀怨的聲音像一隻發鏽的銀鈴，——你爲什麼不同我露一點口風呢，我剛才哀求你

幫辦，他已竟答應我，允許我住下去，可是你又不幹了。

——可以叫他們幹，那些蠢豬！

——在我想，你不幹，只不過對於你自己沒有什麼好處。

——誰稀罕！「好處」那纔是騙人的東西。

兩個人沉默的看了一眼。

——也好，你搬到我家去，我請求你。

——我不去！——他堅決的說。

——我是誠心誠意地請你去！

索菲幾乎是要哭了，在她底少女的心上想到了許多人間複雜的關聯，微妙的錯覺，幽默的結合，她有着一種不能哭泣或嘔吐的悲涼。

——我不能離開你，你已經誓約，你永遠和我在一起，你應當原諒我，你底幸福，你底痛苦，我也享受的，如果你要離開此地，那些人（慣於扯淡的人們）更會對你造謠言了，他們會說這不是自己辭退，而是人家辭掉你，怎麼說，人言也是可畏的。

趙英摸着自己的下巴，轉身踱在籬籠的地板上，拾起那沒遭踐踏的老巴奪，嚥在嘴裡。

擦亮火柴點着，深深地狂吸了一口菸。

——昨天，我在電報室就聽薛幫辦說了你許多壞話，算了吧！先搬到我家去，我想，沒有誰會攔住你的。

他拋掉菸蒂，閉上眼睛，他底眼前驀然跳出幾個黑色的小的東西，一個是貨物室的吳再生，胡蘿蔔臉上鑲着一雙愚蠢而狡猾的耗子眼睛。一個是薛幫辦，短胖的紅斑臉上擺着兩絡賈波林式的小髭，陰險的蠢動着，一個是售票員黎仁超，油頭粉面喜歡說謊的幫辦者，一個是管「混合保管」④的王鈞，有一隻嗅覺力強大的鼻子，相同一隻貪婪的野獸。……這些小東西在他眼前跳躍着，彷彿是一堆海棉，一個也沒有停留的從他心孔上擠下去了。

他走過來，兩隻粗大的胳膊猛烈地抱住索菲。他底聲音暗啞而有力的敲在少女的心上。

——你以為我怕他們，那些賣掉臉皮的兔子，偽購買自己的飯碗，不惜勾結，排斥，造謠欺弄。我，你放心好了，我不怕，「人言可畏」，去他的吧！

他又冷酷的鬆開手，走開站在窗前。

——我已經看見了，我看得很明白——索菲木然的說——我明白你。

他搖着髮，撕着髮，橫躺在床上，兩眼望天花板，自語着：

——已經够了！我有嘴不能說，有耳朵不能聽，有眼睛不能看，裝聾，裝啞，裝瞎，我已
經够了，我爬在底下，讓他們一個一個踏着我的脊背爬上去，甚至連疼也不許言語，不許我
表示一點態度，我是已經够了！

她跳過來，按住他底髮，他底眼睛凝視着他底眼睛，她從來沒有對他表示過這樣態度，她
使力搖撼着他底強大的身軀。

——你說，你是不是在惱恨我！

躺在床上的入沒是聲息。

——你說，你是不是了解我！如果你替我想一想，你是不能離開我，如果我沒有家，沒有
衰老的母親，幼小的妹妹，沒有死去的父親遺留下的家，我是可以和你一同走的，難道你真
的不了解我麼！

躺在床上的入沒有聲息。

——自從我底父親變成殘廢者，我們沐浴這條鐵路的值金，一直到我認識你，我從沒有想
過，我能離開你們的事，我是不能叫你一個人離開我的。

索菲的聲音挾着眼淚咽住了。

——我什麼全可以做，等到我底哥哥有了消息之後，我便可以和你一同走，爲了生活，我可以去做看護，作家庭教師，做幼稚園的保姆，電影院售票員，小機關的打字員，我可以騎到馬路上去做巴斯車掌，化粧品宣傳員，保險公司的承攬者，假使這些工作我厭倦了的時候，我可以去做女工，我什麼都能作，只要女人能作得來的，趙先生，你爲什麼不答應我？

她狂烈的搖動着他底頭，他底髮，他仍舊沒有言語，當她的手觸到從他底暗黑的眼眶湧出來的泉一樣健壯的淚水，她宛如受到石火的襲擊，伏在他底臉上，她們互相的擁抱，一直到窗外瀉進街燈的光亮。

——我了解你的生活，菲，我爲了你！好罷，我再忍受下去！

彷彿在沙漠中發現了綠洲，所有生底疲憊消蝕在這綠洲的邊境。

兩個人默默地望着遠方，誰也不去扭開燈，石屋裡的傢俱，相同大大小小的野獸蹲在暗處豎起尖峭的耳朵，聽着他和他底脈膊的跳動。

② 魯利達——北滿人稱俄式火牆爲魯利達，是從原語翻譯過來的。

③ 老巴亞，——一種代勞的最便宜的紙菸。

④ 「混合保管」——北滿鐵路時代審查糧穀的機關。

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的酵

在過去若干年中，金山堡被經濟界的人士喚做「穀倉」的中心地。其實，若干年代之前：剛修好這條鐵路的時候，金山堡也不過是一隻丘岡而已，丘岡上的櫟林被砍伐掉，露出黃褐色的丘嶺的脊骨，於是這寒陬便命名為老金山，顧名思意，老金山應該是一個產金的鑛區，索菲的父親在拜金狂的施虐下，領着女人到老金山車站來，却作了鐵路的搬道夫，第二年年青的女人難產的生下兒子索薪。是一個生下來便帶着不幸命運的孽障，第五年女人在丘岡上牧牛的時候，索菲產生在丘岡上，誰也都能想到，一對年青夫婦用自己的手造成一個家族是多麼興奮。

鐵路官房的堞口彷彿是在驕傲的監視着那些附近零落的住民，鐵路隨時由瓦礫車載來東山禪的木梓，煤油，面粉，……漸漸老金山車站開闢了市街，集散遠近糧穀，寒陬一變而成爲超具規模的集鎮。

索菲的父親是一個永遠不喜歡釀酒作樂的人，他很耐苦於他底職務，無關風雨，從來沒有鬧出事故，誰也測不到的災難終於發生了，索菲從鐵路學校失蹤——據說是被人誘惑而失蹤了的，那一年冬天老搬道夫在接車的時候，被一輛機關車壓斷一條腿，於是歇了幾乎二十年的路員生活——這是索菲的母親最痛苦的一年，失掉腿腳的老搬道夫憤恨的開始飲酒，飲大量的火酒，醉了自己敲着自己的面頰，「該死！該死！」的咒罵，這咒罵有時是罵着自己，有時是罵着家族，有的時候則是咒罵那些有腿的人們。

有時愁不可解，老搬道夫便扶着最小的女兒到南河泡去釣魚，整天坐在河沿上遐想，或登上艱難的丘崗，站在巔巔眺望着夕陽中褐色的原野。

索菲的母親每天在聖母像前祈禱，流淚，從她底脫落了牙齒的牙床中吐出喃喃的聲音。

「……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塞人的餅和希律的餅，你們有眼睛看不見嗎？有耳朵聽不見嗎，也不記得嗎。」

索菲是從這聲音中長大起來的。他仰仗着父親的儲蓄和母親每天提着一隻鐵筒給附近人家配送牛奶的收入，從哈爾濱的職業學校走出來，已竟是個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失掉腿的老搬道夫和小女兒從車站接回自醜醜哈爾濱走出來的索菲，快活極了，好像她

來了不少新鮮的氣息，然而回到老金山的非，却覺得什麼都是陳腐的，退嬰的，便是聳立在街心的那幾幢鴉片煙商蓋起來的樓房，在她眼前也不過是一種古老的點綴，罪孽的累積物。她也很愛這小車站的風光，走在站台的砂路上，聽自己蹣跚地足音。有時踱在通市街的一條植滿楓樹的夜路上。她養成了一副柔靜的性格，在柔靜中洋溢着青春的夢想。

索薪的消息仍然沒有，爲了維持家族的生活，索菲在一種憐恤的情形下求得了小車站上復小的職業。

新生活將要在她身上開始的時候，一個男人熱烈的追逐她，這個男人便是到現在還在追求着她的薛莉辦。

薛莉辦是一個怎樣的男人呢，她却摸不清楚，她從來沒有看見她有過一次勇氣，他雖很愛索菲，却不敢接近她，所以常常用酒遮避自己的弱點，並且施展很多的下策。

非的女友，一個叫安娜的姑娘離開金山堡的那天，趙英從北滿的一個大站調到金山堡來。晚上，舉開踐別會的席上，異外的安娜把趙英介紹給索菲。

——我忠誠的願她做你的朋友。——安娜說。

趙英是個很沉默的人，他似乎並沒有反對安娜的舉動，他祇是默默地喝了很多的酒。

她第一次聽到這男人底呼叫，却不是從他的嘴裡，而是從手風琴中奏出來的，那雄壯而沉痛的呼叫壓住好多人們的呼吸。

索菲聽着歌聲，並不想去了解其中的意義，只是希望自己的靈魂在那幾個喜歡的音符上休憩着。從那一天起，她認識了趙英，却還不相信尋找好久的東西在那一天發現了。

索菲和趙英常常走在那條通市街的夜路上，坐在小花園的靠椅上，丘崗上，倆人談着新鮮的學說，有時讀着新書，唸着書中的詞句。

索菲常把自己比做哀露利絲，當趙英唸着阿伯萊的書簡的時候：

「我相信無論任何人早晚總要向愛情納稅，要想避免是不可能的，我是一個哲學家，這個威脅我的心靈的暴主戰勝了我的智慧，它的箭頭比我的理智還強。

「我有什麼捨不得的，我的朋友，從前我以為哲學是我們所有的情感的主宰，脆弱的人們在疾風暴雨中橫被馳驅，毀碎，想把哲學當破隱藏的地方，但是，你把我的安全毀滅了，你，破壞了我的哲學的勇氣。」

詞句雖然是阿伯萊的，聲音却是趙英的聲音。

就這樣他們藉書中的言語述說自己的言語，像一雙踏在雲彩上的雲雀，接受着太陽的狂

然。

誰在人間散佈了一個可怕謠言，這謠言使失掉腿的老搬道夫病倒了。

——我是一個沒有腿的人，你們欺伏我呀！——父親在床上嘔叫着。

——我是一個沒有腿的人！我是一個殘廢人，你們恨我不死，恨我不死！

老搬道夫在這呼聲中突然在一天夜裡死去了，父親的死等於塌了家族的棟梁，這位守護老金山二十多年的老人，給他底家族遺留下的除掉兩隻乳牛，一群鷄鴨，便是一堆艱苦的日子而已。

索菲將父親殯葬在老金山左面的丘崗上之後，母親顯得更衰老了，幾乎整個生命完全移在女兒的身上，她常常在索菲面前唸着聖經，有時用枯乾的手指撫摸索菲的捲髮。

——菲，听媽媽話，要謹慎防備那些男人，他們都是魔鬼，你不要接近他們。

——是的，媽媽！——索菲並不想了解母親的話，却十分了解母親的用心。

每天索太太跪在聖母像前祈禱，蠟燭在靜穆的暮靄中散放出暗淡的光圈，它不但照亮了

那冊反射着灰亮顏色的聖經，完全照亮了一個老女人底灰色的夢，她想把索菲從那些男人們的身旁奪回來，願她自由地翔旋在母親的身旁，永遠也不要離開，這夢在索菲母親的腦海中

起草，構成，擴大，便是上帝也似乎在冥冥中維繫着他底信徒，助長着這夢的完成。

夢想是容易被撞碎的，這老人常常從自己修築的堡壘上摔落下來，摔得重的時候，便想念着失蹤的兒子。

一直到金山堡的人們全都忘却老搬道夫的死，這時候，索菲和趙英的感情卻沒有像那些咒罵者所想的那樣滿足，他們仍然像一對站在雲彩上的沒有站着泥土的雲雀。

四

一匹伏底馬。

新的年青的站員載來了一批，代替了一批舊的，老金山車站到處溢流着新的言語與感情。

微風過處，站台左面小公園木柵裡的叢林，和往年一樣搖擺着青的剛拔出嫩芽的軟枝了。

漫過古老的建築物的尖頂的朝霧，漸漸被機關車的吼叫驚散了。彷彿是一隻不可接近的驕傲的夜鶯似的，新的旗幟飄在半空上。

趙英沒有走，他留在老金山站上，他原是和索菲在一隻桌子上辦事的，這一次把他調轉到賣物處——這當然是薛幫辦的手段。

一天，薛幫辦也彷彿似一隻不可接近的驕傲的夜鶯似的，站在舊同事們前面炫耀着他底哲學。他底矮胖的紅斑臉上抹着一層如油似的黃光，那隻賈波林式的小髭在他臉上陰險的蠢動着。

他說：

——我可以對大家起誓，我給大家辦事，我並不想向大家要求什麼報償，我這樣想，我一人可以替大家去說話，我相信我是能吃苦的。我是能吃得苦的，却不容許有人對我懷疑，瞧不起我，爽快一點說，我，我不但是一個崇拜英雄主義者；我還是一個改良主義者！

管混合保管的王鈞狂烈的抽動着他底鼻孔，貨物室的杜再生也在擴大他底小而蠢的眼睛，魯票員黎仁超嘿嘿地頓着頭，保持他底幫閑者的家風，只有趙英躲在後面，像一匹獵犬盯着老薛底小髭，他模着自己的下巴，並不顯揚。破這位英雄主義者的假臉，只是在心裡想：

——你正是一個沒出息主義者！你能有什麼用呢？

薛幫辦的眼光向大家掃射一週，他把眼光在索菲的身上駐留片刻。

他訴苦似的說：

——我可以講講我底成績，就拿賤內說便是一個很好的證物。

他搖擻着腦袋，得意的閉一下嘴。

——我把他從關裡家接來的時候，還穿着大藍棉襖，梳着網絡，抹着血紅的臉頰，纏足，可是，我忍不得拋棄她，到哈爾濱後，我便給他剪了髮，換上旗袍，我甚至是她的言語的教授，教給她一點外國話，這只不過是五六年以前的事。這不是很好的實例嗎？索小姐，您說我不是個改良主義者是什麼？

索菲微笑了笑。

就在這時候，他底改良過的女人跑進來了，她當着這些人的前面，指着薛幫辦的紅斑臉圍叫着：

——你說，昨天晚上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你以為可以瞞住我，你說吧，你把我放什麼地方？薛幫辦有些失措了。

——你，你這是幹什麼！

——這日子我不想過下去了，我今天和你算個明白，你也不想，我跟你過窮日子過了七八年，給你葬了老的，養了小的，你却在外面嫖女人，你是個喪盡天良的畜牲！嗚嗚嗚……老薛焦躁地堵住耳朵。

——你把我底臉丟淨了，你這鬼！

她嗚嗚咽咽地大哭起來。

——好，我丟淨了你的臉，你現在是個有頭有臉的人，呸，你也不想想你做了些什麼事！她叨訴着，從老薛跑開東起，一直到當上老金山車站的幫辦，這些年中不體面的事全暴露出來。

老薛幾次躍起，他想把她抓過來捶打一頓，却被黎仁超和吳再生攔住了，他只好焦躁地頓着腳，他底臉上被她劃破，血水流淌着。

——我不能，我不能再過下去了！

女人被勸回家去之後，薛幫辦就覺得無知覺的老金山的建築物，忽然在他眼前顛頭轉腦的搖動，他的頭在發旋，耳響着嗚叫，眼睛閃着金色的火花，他擊着自己的胸口，他感到沒有一點光彩。他解嘲的狂笑了一下。

——打死她，打死她！

一匹伏屍的馬似的抵垂下頭來。

人並沒有散去，趙英和索菲還在那裡望着他，他並不想記錄這位英雄主義者的外史，只是替他感到悲哀而已。

老薛走至索菲的身旁，他底語聲發抖着：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我很痛苦！可以起誓，我早晚要把她拋棄。

當他看見趙英的時候，向趙英尷尬的苦笑了，揚着手說：

——斯巴西！⑦

把身子縮進門裡去。

趙英和索菲，走在小公園的叢林裡。

索菲柔靜的說：

——還記得麼！前年春天的黃昏我們三個人在這裡散步？

——不記得了！——趙英想了想。

——你們，你和老薛講着自己的嗜好，你講你打獵的事……

——那種回憶是很甜蜜的！

趙英想起她和老薛之間的過去，他是曾經以老薛做爲強硬的對手，他很有着和對手決鬥的
雄心。

——老薛說：「我喜歡釣魚，坐在船上悠然的看着水面的浮標！」你說：「那種悠閑的生

活我不喜歡，我喜歡困在茂林裡，」有一次，你迷失了路途！是不是？

——是的，我那樣講過！——趙英沉在思索裡，——那時候，我不大認識他！

——你說「我以爲一定是作了野狼的早殮，便檢着碎木生起火來，那時想便是火葬了也比被狼吃掉的好！」你當然是沒有被狼吃掉，也沒被火埋葬。

——幸是不幸呢？如果真的死掉了！那時我想過，老薛的那艘釣魚的船，說不定會漏了的！兩個人全會心的笑了。

——不要講他吧！——趙英難過的——我好像失掉了對手。

兩個人從小公園的欄柵走出來時，有人在站台上喊着黃腔。

——……驚碎了英雄虎膽，呵呵……

一聽那音尾就知道是薛幫辦。

——不愧是一匹驕馬！

趙英在心裡想，這種沒有臉皮的兔子在社會上不是很多嗎？

五

真正的，我的故鄉是你啊！

是一個燦亮的春天的上午。

貨車站的鐵瓦倉庫大量地吞食着從紫檳色的瓦礫車上卸下來的箱籠，那些從大阪來的花洋布，人絹，餅乾，香皂。從台灣來的香蕉，密柑。也有從海城，蓋平，關東州一帶發來的蘋果，野菜之類。

倉庫就彷彿是一條消化不良的胃袋，一進春大門，它便緊縮住胃口，吃得有限度了，頭半晌忙一氣，吃進來，下半晌便排泄出去。午後的日子很難挨，吳再生和那些狡猾的轉運公司的外櫃抽籤子，趙英一個人躲在倉庫的角落讀小說，今天却什麼也讀不下去，身子靠着牆壁，兩隻手插在褲袋裡，優閑的吸着紙烟，煙圈一團團在他面前散去。

北面的緊毗連着的曠野上，有莊稼人在播種了，大地淡抹着青翠的顏色，趙英有些想起家鄉來。

——索性回到家鄉去吧！家鄉是溫暖的。

他這樣想着，自己給自己尋找出路。

——可是，家鄉還有什麼可留戀的，村已竟歸併了，土地全闢成汽車路，恐怕連那幾棵青樹也被折斷了！人全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家鄉還有什麼可留戀的呢！

雖然這樣想着，家鄉總是使他懷戀不忘的，尤其在一個人痛苦的時候，很想把自己的淚灑在故鄉的大地上，那對於他是一種無上的安慰。

——我是不能回去的，我可以往遠走，去找我的朋友，他們是喜歡我的，我們大家可以在一起弄文學……

一想到可憐的文學，他有些畏懼了，他看見許多倒在血泊中沒有爬起來的朋友，他們一接近文學便被烙上一個壞人的標印，他們連死的時候也不知道是文學把他們殺死。

他怎樣想也想不出一個妥善的結果，狂燥地吸了兩口煙，把煙蒂狠命的拋出去，拋得老遠，那煙蒂落在石頭道上，一輛載重車從上面碾過，碎了，連屍首也被帶去。

這樣過下去，簡直和煙蒂差不多，讓人家的脚在上面踏來踏去。

他痛苦的再掏出一棵煙捲，一個粗大的黑影從倉庫的下面爬上來。

——趙先生！

聽這聲音便知道是搬道爺子的坦克車，趙英很喜歡這個粗人，常和他一起喝酒，趙英不知坦克車的原名，只記住了他底諱號。

坦克車的頭額有點發青，醬紫色的唇在那裡微微地顫動。他臉上充滿着醇樸的微笑，手裡拿出一瓶火酒，酒瓶用一冊書裹着。

——這是你昨天忘下的書，我翻了一宿也看不明白，這種書祇有先生們看。

坦克車把那冊書遞給趙英，趙英幾乎不知道怎樣接過來好，那冊自己寫過，自己丟掉的小說，平平整整地落在他底手上，他彷彿被一輛坦克車壓在底下，自己對自己起了極端渺小的感情。剛才的愁哀被壓碎了。他緊緊地握住坦克車的像小簞箕似的手。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就覺得自己是在高攀一個偉人做朋友，臉發燒，手在顫動，聲音是悽苦的。

坦克車沒有理會這些，他習慣的從褲袋裡掏出一包花生米放在卸貨台的石板上，蹲下，

起開酒說：

——我很想多看一些書，就是認字太少了！趙先生可以寫一本淺白的書嗎？

——我還不能！——趙英說——我想將來一定可以寫一本。那時候我先給你看，你是牠底

第一個讀者。

坦克車高興的笑了。

兩個人喝起酒來。趙英不願失掉這個健壯的朋友，他問坦克車說：

——你幾時調過來的？

——老索頭壓掉腿的時候，已竟有五六年了。我以前在裁河！

——你一定認識那個叫安娜的姑娘？

——我認識她，紮着兩條辮子的！

——她是我的朋友，我們在哈爾濱念書時常常在一起，可惜她走了！

——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到很遠的地方吧！

坦克車把他那深沉的頭拾起來，似乎在回憶着逝去的戀人，遠望着。

——我很想葦河那地方！若是在葦河巴不得盼個雨天……

——你一定想那地方的女人！——趙英追問着，我想聽一聽你和女人的事；——

坦克車自己無端笑起來。

——不要說了，葦河的女人蠢極了，爲什麼牠們長得那麼蠢，我真不明白，可是我很想那地方的風景，白樺樹一根緊靠一根，你看吧，牠們長得溜直，就像刀切的掛面一樣，若是單獨一根呢，就灣灣曲曲！

這個人不善於講故事，常常說了一些不三不四的理論，譬如講到女人吧，他就扯到白樺樹上，講到白樺樹吧，他就十足表示他愛那些溜直的叢林，對於灣灣曲曲地孤枝有一點近乎諷刺的語氣。

——那是因爲牠們過着集團生活的關係！——趙英接着說。

兩人乾了一杯酒。

——是，不錯！像我吧！就好像灣灣曲曲半輩子。

坦克車把諷刺的對象挪到自己身上，醉醺醺地笑了。他是在葦河鄉下長大的，所以他對於家鄉的回憶非常豐富，他講着，即使冬天下雪下得很大，他也要爬上山嶺，喜歡在山嶺上尋找狼群的踪跡，他很小便能使槍，他也很懂一點獵人的暗語和胡匪的暗語。至於他和女人的事，却一句話也沒有講。

——坦克車，你爲什麼不講你和女人的事呢？

——我有什麼好講，比不得你們當先生的，不過，我遲早要回葦河去。

——是爲了女人嗎？

——也許是也！

花生米吃光了，酒喝乾了，坦克車擡起空酒瓶一溜煙跳下卸貨台。

這天晚上，趙英挨了薩幫辦一頓申斥，說他不該放縱和一個搬道夫喝酒。他便一個人倒在石屋裡悶氣。

——難道連喝酒的自由全剝奪了，這世界給我的是什麼呢！

他底心被一種不知名的蟲子咬着，怎樣也睡不着，跳下地去，在書架上翻着那些讀過的書，又把藤箱裡的書倒出來，他底周圍全是書了，那些洋裝的，線裝的，毛邊的，和精巧的小冊圍住了他，彷彿那些哲人，詩人，小說家，世界語學者們全圍住了他，他們在他耳旁談着，嚷着，罵着——。

他感到了很大的幸福，在他心裡想：

——我就埋頭在牠們裡邊吧，求他們底安慰吧，走什麼呢！

他胡亂的讀着，宛如獲得了解救的繩索，虔誠的蹲在書籍堆中，他把書奉爲神祇似的自語

着，

——真正的，我底故鄉是你呀！

六

不後退的動物——曲鱷

近來，在趙英的思想的網上，扯裂了許多罅隙，這罅隙一天比一天漲大，幾乎有意地要把他墜下去。

一個人睡醒之後，環顧周圍的傢俱，書，以及牆角的花架，這些靜止的東西都不能彌補他底空虛。

他覺得自己好像是一艘無帆的船，停泊在死靜的港口。他需要一個個強性格的船夫把他泊到長江大河上去，他情感受那浪潮的襲擊，乘風破浪的活下去，然而他底底確確地明白了他所想的全是架空的美麗，像天上的彩虹似的。他又茫然了，懼怕的望着窗外。

清早的乳色的光，從慢紗的碎格中穿過來，給這間陳舊的屋子染上一層迷惘的疑懼的顏色。他覺得這屋裡的空氣特別悶，窒息，肺葉狂烈的跳。動他走過去打開窗戶，他想吸一點陽

春清早的氣息。

索家的住宅斜對着他底窗戶，他可以聽見索太太在牛棚裡擠奶的聲音。

菲的妹妹芳在院子裡掘着稀疏的泥土，似乎很孤寂的樣子，芳有時和那些檢煤屑孩的們玩在一起，可是，那些孩子有時又成群的遠離開她。

趙英用涼水洗完臉，躡在走路，他不知什麼時候走近索家，伏在剝了油漆的欄杆上靜靜地看著芳

——芳，你早呵！

——趙先生早呵！

——姐姐呢？

——她早起來啦，在唸書！

——我每天也起得很早，我能聽見你們楊樹上的老鴉叫。

——那誰不能呢，誰都有耳朵。——芳天真的，向他擠着眼睛。

——我能聽見第一聲「呱！呱！呱！呱！」

趙英的兩隻手擱動着，嘴學着老鴉的叫聲，芳揶揄的笑了。和菲長得相同的瞳孔，閃爍着

智慧的光圈，這光使他感到親切。當他發現小芳的兩手被泥土沾污，一隻褐色的蚯蚓從泥土中挖掘出來的時候，使他想起他底童年，在家鄉的江邊和妹妹釣魚的事情。他滿身沾了水，那獲得一隻白魚的難以形容的喜悅，使他還沒有忘。於是他靜靜地望着芳，和那隻蠕動的褐色的東西。

——趙先生，你看，這條曲蟻爬在地上，從來不後退的，牠總是向前爬，你知道爲什麼？這種話連語氣都是從姐姐那兒學來的，趙英稀奇的搖搖頭，他雖然常常拿牠作魚餌，却不知道這小東西也是個不後退的動物。

——你可以想，一定是有緣故的。

芳拾起那條蚯蚓，拿給他看，

——牠身上的刺不是向後長着麼？

——唔，是的。

趙英幾乎成了芳的學生，他是在動物學的課本上也沒有學過的，他很驚訝於她底智慧。

——你怎麼知道呢？

——爸爸活着的時候告訴我的。

——你可知道牠有什麼用處呢？——大英似乎有意駁倒她。

——給爸爸釣魚用的，魚喜歡吃牠——芳想了想說，——吃牠的魚便上鉤了，

趙英搖搖頭，這一次並沒含有稀奇的成分，他已竟擺出不信的態度。

芳怔住了，她急切的說：

——實實在在是給爸爸釣魚用的，我記得很清楚，爸爸活着的時候，我常扶他到南河沿去釣魚，我們坐在砂崖上，爸爸用鈎穿透牠的肚子，然後拋到江裏去。

——不對。——趙英否定她舉出的例証。

——那麼你用什麼釣魚呢？——芳的瞳孔擴大，兩條小的眉梢也豎立起來。

——我也用牠，可是，我是說牠在學理上還有很大的用處——牠對於莊稼人是很有益處的，牠能穿透堅固的泥土。

——我不懂你們大人的學理，用牠釣魚是誰都知道的。有一次我給爸爸提着曲蠟筒子，是一個裝罐頭的扁筒，那筒子在我扶爸爸走路的時候傾歪了，許多大的曲蠟不知落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已竟走到河沿；曲蠟沒了，我和爸爸只好垂頭傷氣地走回來，你知道爸爸是沒有一條腿的；左腿鑲着木頭，他白走了那麼遠的道，多苦呵！就因為沒有牠。

——爸爸不生氣嗎？

——生氣，我常常看見他生氣，一生氣就罵那些沒有壞腿的人，罵那些坐車的人，他也罵我和姐姐，常說「你們有腿的人！」，好像有腿的人便是他的仇敵。

——那是當然，一個身子生下來便恨那些有耳朵的人。

——爸爸的腿並不是生下來就壞的，是被機關車壓斷的，斷了腿的人就被稱作殘廢了。

趙英注意聽孩子講着父親的遺事。他像一個患熱病的人，對於死去的老搬道夫分外抱着好感，這同時使 he 想到坦克車，多討厭的想頭，不知怎麼總覺是稍微有些不吉利，這些事情都在刺痛着他，不允許他一個人躲在書堆裏，他想着幾日來自己底焦燥，身子顫動着，默默地離開芳和那隻不後退的動物。

太陽升起來了，附近直通特別區邊境的煤層路上，有人不斷的走過，這些金山堡的人，趙英差不多全和他們認識，可是大半都是一些蠢物。

從街裏來的是保甲公所劉團董，他騎在青走馬上，走過趙英的身旁，向他舉舉手過去了，他底後面便是私運煙捲的雜貨商人，這個人老遠把帽子摘去，滿頭是汗的說了些什麼走過去了，他又看見有人從鐵道西走近來了，雖說還隔得很遠，他就認得那是在金山堡最著名的小

老宋，他穿着一件瘦小的淺灰色的風衣，鬆散着褲腿，一定是剛從旅館串店回來。水櫃上賣貨的夥計有一個認識她，曾經做過她底主顧。

她還相隔很遠，就對這位年青的趙英微笑着，露出一排烏光的金牙。

——趙先生，起來得早呀！

他也還給他一個輕蔑的微笑，望着她底還沒擦掉的濃厚的脂粉。

她走至他的前面站下，擺擺散亂的髮。

——拜托你吧，趙先生，看見坦克車；叫他今天到我家裏來，謝謝你呀！

這種人的嘴是很甜的，趙英的眼睛似乎照出她的貪婪的目的。他正在想，她幾時和坦克車認識的呢，她已走得很遠了。

她站在他面前的時候，趙英不能不想到關於他和她底女兒的傳說，她底女兒是個賣小唱的姑娘，是她從小買來的一個可憐的無家的女兒，那賣小唱的姑娘和薛幫辦要好，薛幫辦是一個對任何女人都有溫情的人。

想到這些連蚯蚓都不如的人類，一種無邊的憎恨之念使他急促的躍掉這早晨的市街，他一個人躲在石屋子裏，拿蚯蚓的題材寫了一篇童話，題名叫「不後退的動物」他想把這故事講

給索菲，她一定會給他一個很好的批判。

七

這種人活着也是有理由的

是一個響亮的夜。

初雨之後，繁星炫耀地在天空眨眼，洗刷過的大地，湧出一種彷彿母親的溫馥乳汁似的氣息，老金山本身就在這氣息下面復蘇過來。人，也感到生命的豐富，被什麼迷惑着。

趙英一個人蹲在水櫃⑥的板凳上喝啤酒，他喝了許多，可是沒有醉倒，臉好像一塊烤熟了的面包，熟透了，兩頰也顯得明亮。水櫃的伙伴們測不出他有多少酒量，祇是覺得他讓人喜歡接近。

坦克車走進來了。

——趙先生！碰一杯！

他舉起酒瓶同坦克車的瓶子碰一下，咕嘟咕嘟的喝下去。

——我喝這東西總是不得勁！若是白酒麼。趙先生，我們去喝白酒！

趙英點點頭，兩個人走在金山堡的大街上，這時候普通的商舖多半已竟關門，只留一隻小洞賣貨，路上走過的人很少，十字街是最熱鬧的場所，也只是幾個賣煙雞的小販和鮮貨床點綴着無邊的夜色。

晚劇似乎剛剛開場，小戲園子傳來的鑼鼓聲震動着夜的呼吸。

從大街走過，熟悉的沿着窄狹的洋灰板向一個靠近三等妓院所在的小酒館走去。

趙英自從和坦克車成了朋友之後，幾乎常常在一起喝酒，喝醉了酒，坦克車便講給他許多在他底世界裏所沒有見過的事物。

這酒館是兩間，中間的堵壁有一道便門，那門上鑲着一塊立鏡，喝醉酒的人往往在那鏡前撓一撓，表示沒有醉的走出來，剛來的酒客也要習慣地看看自己蒼白的面孔。

坦克車在立鏡前面摸着自己的頰上的青疤。

——這也是一篇故事呢！

他們倆人坐下來，酒喝到微醉的時候，坦克車講起他底戀愛論。

——如果真有那樣可愛的女人，我就甘願變做一隻螳螂，——坦克車阻着趙英的黃透的孔面。

——甘心讓她嚼着我的骨骼，從她底牙齒中能聽到清脆的響聲，我想，再沒有比這樣死更

愉快的了。

趙英覺得全身的骨節在麻癢。

——只是上那裡去尋找螳螂似的女人呢？

——來喝一杯，我領你去找她！

坦克車噗哧的笑了，這個醇樸的搬道夫是够爽直的了，他底被粘液塞住的眼睛一擠，一大杯白酒灌下去。

——走吧！

坦克車說着，已經靜靜地閉上他底眼睛，手裏的酒盃滾到一旁。

——你醉啦，我們走吧！——趙英扶着他。

——沒有，沒有，我沒有醉，——坦克車的嘴角也喝得有些硬了。

倆個人被送到另一間屋子去休息，這是一家靠近酒館的私烟館，是用木板臨時搭蓋起來的，抽煙的地方又黑又髒，天棚上掛着一盞燈，光被隔成小屋的木板檔住，一進門便浸在烟霧裡，趙英是第一次到這地方來，他把坦克車放倒在板床上，便對這個奇異的場所好奇的鑑賞着。

——來人呀，叫人來！——坦克車並沒有醉，他幾乎是內行的嚷叫着。

一個纖弱的小姑娘輕飄飄地走過來，小姑娘的前額留着髮海，兩隻頰骨抹着清灰色的粉，在燈光下反耀着石膏的冷光。

她毫無表情的躺在床上，撥弄着灯火。

一個麻臉的拿着三弦琴的老女人，削瘦的臉在門口一閃進來了，她坐在放水壺的小圓檯上，向炕上躺着的客人眨一眨眼，突然破口唱起來。

坦克車向她揮一揮手。

——快收起來，我不要听！

性感的聲音立刻斷了，老女人的苦笑嚇了回去，不久，那性感的歌聲又在隔壁響起，大約是剛吃醉煙的客人，給她敲着很輕脆地鼓板。

趙英一進門就感到了厭惡，再加上這般歌聲的滋擾，他險些把酒吐出來，他想出去，却被一隻女人的手扳住了。

——坐下呀！忙什麼呀！

小老宋的抹着濃厚胭脂的臉頰攔住他的去路，在她背後，那個唱小調的姑娘羞慚的弄着撥

髮。就在這時候，那個唱小調的姑娘被一隻手拉過去了，那隻手趙英是熟悉的，他知道在隔壁的是薛幫辦。

那燒煙的少女把她底位置移讓給小老宋。趙英便躺在坦克車的身後，打着極重的虛偽的軒聲。

——你爲什麼好幾天不到我家來！——小老宋浪聲浪氣的說。

坦克車沒有回答她。

——薛幫辦每天來，這個人真好，他說他要攻我們雅珍上哈爾濱去學音樂。

——唔！——坦克車輕輕地唔了一聲。

——可是，我却不知怎樣的好，弄得我像失了舵似的，你說呢，坦克車，我信你的話。

——我說你還是教他也幹這個！

——吓！——女人吐了一口吐沫，似乎噴在坦克車的臉上，你們喝醉了，好給你們解酒。

小老宋狠狠地擰了他一把，淫蕩地把兩條腿漫張着，她嘆息了，歎息之後說：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是爲什麼活着，就是下賤也好，我不是還活着嗎？

她便毫不羞恥的重複着她底履歷，這女人據說十年前住在哈爾濱西門臉一家大旅館裏，接

交了許多下江的煙土客，和一個姓宋的老板搭上班，便自稱起來太太，可是被人稱作小老宋的時候她也不討厭，她約摸有三十歲，從她的兩隻水汪汪地有些浮腫的眼角上便能尋找出當年風流的痕跡，三年前宋老板犯了煙土案，被看押起來，她便領着買來的女兒雅珍到金山堡來，開這個私煙館還是去年的事情。

煙燒熟了，雅片煙的氣味鑽進趙英的鼻孔，游漫在小屋的各處。

她燒第二個煙泡的時候，自己嘟囔着——：

——我挺討厭抽大煙的人，我吧，有一天不抽，就和死屍差不多，什麼也不想，若是抽過了，就什麼也不怕。

說到最後一句，她幾乎把身子貼在坦克車的身上。

趙英的聰明的假寐，想不到却睡得很甜，等到他一覺醒來，小酒館已歇火，戲園子也散戲了，兩個人掙脫開小老宋的手，

——再見！

歪歪扭扭地拐出門，走在夜路上，趙英混身充滿了疲憊。

——就是下賤也好，我不是活着麼。

趙英追索着從私煙館獲得的哲學的名句，他不想去了解這種人的身世，環境，和思想，他是想到活和死的問題，他對坦克車說！

——這種人活着也是有理由的。

八

我是壞透了，污濁極了！

藉了外國語吃飯的薛幫辦這一天晚上把趙英和索菲找到他底屋裡談話，他似乎爲什麼事焦躁着，他看看趙英，又看看索菲，他底那叢小得彷彿炒熟的黑蛋似的小髭在突起的唇部豎起來。

站在他身後的售票員黎仁超把手伸進捲髮裡搔那一片被植物油渣癢了的頭皮，緊接着那隻滿粘了油的手指揉了揉鼻翅說：

——這就叫做世風日下，人慾橫流！

薛幫辦的眼睛望着趙英：

——老趙，你說一個搬道夫也會酗酒作樂；叫我怎樣和外國人交代。

趙英並沒有說話。

——人的身份最要緊，就憑他一個老伯呆！

這話是黎仁超說的，他邊說邊溜着老薛的臉色，看來，那張紅斑臉並沒什麼變態，他於是纔放心。

——一個人若是作了丟身份的事啊！我簡直替他們含羞，並且這是多麼危險，倘若鬧出亂子來，你這個幫辦也跑不掉。

對於善建迎，喜詭辯的黎仁超，老薛是一向使用做左手的，他仗着他底一張慣於詭辯的嘴皮在社會上却也應付得來，他常常在老薛轉不開身的時候，點一條路給他，使他從苦境中爬出，老薛本身又是一隻鏽透了的槍筒，他除掉會把旁人裝入的槍彈射出來，或是做一架響亮地留聲機以外，只可以說是好疑慮的人，所以從外表看，雖儼然似一個小人物，其實倒是一條空空洞洞的無脊椎的蛔蟲。

——我想一定要辭掉他！——薛幫辦的眼睛溜着趙英的顏色。

黎仁超點點頭。

——那樣辦很好；我還聽說坦克車私運什麼……我不能說……

——你可以說出來。——趙英插嘴說。

——我可以起誓，薛幫辦，我可是聽得千真萬確。

黎仁超繃住臉，證明他底話是有根據的，他於是提出許多人的名子，那些金山堡的上流紳士們的名子他從頭數了一遍。

社會裡有一類媚上嬌下的人種，在較高的人面前卑恭折節，在低下一些的人們之間則耀武揚威，黎仁便屬於這一類，自己永遠也測不出自己的高度，有時候得意的以為自己是浮在雲彩裡，你如果從老金山上車，便可以看見他橫眉豎目地坐在售票台上，對那一群蠕動的灰色的旅客野性的吆喝，甚至罵出極污穢的言語，有時候還可以聽見他向一位外國人道着早安。

趙英是討厭着這種集會的，他早看得很清楚，他們是正在策謀着什麼詭計，他把門沈重的摔了一下走出去，他一個人躺在花園旁的長椅上，沐浴着空氣中看不見的濃郁的芬芳，剛才的事全被他從記憶中排擠出去，他想着這天空是一架大帳帳，他覺得自己是睡在大地的床上，他想飽嘗土地的香氣。

一棵大尾巴星滑過東面去了，破一列楊樹遮住，這大尾巴星是穿着趙英的心臟，他想，自己不也是一棵大尾巴星麼，時時滑下去，說不定散落在何處。

索非跟在他底後面，站在遠處望着他，她很知道趙英的痛苦，那些人是了解他的。她擔心的望着他，他去水櫃喝了許多酒，然後又回到這裡，這一夜他是睡在土地上，他做了一個很荒唐的夢，他看見自己變成一隻蚯蚓，漸漸又變成一隻螳螂，一隻雄的螳螂，熱烈的拍着翅膀，追趕着那隻雌的，她底容顏誘惑着他，在美麗的夜裡，他完成了丈夫的任務，他甘心讓她嚼自己的骨骼，從她底牙齒中發出清脆的響聲，終於被她吞掉。

——實在，再沒有比這樣死更痛快的了，倘不，便是走掉的好，像一掬流星散落在天涯海角……

——去！女人！去！書！滾遠些，我不喜歡你們！

他底拳頭砸在鐵床上，睜開眼睛，他底身子已經滾離了原來的位置。

天已大亮，陽光跳在他底臉上，這分明是自己的屋子。

他下意識地打了個寒戰，他覺得昨夜的夢還緊緊地糾纏着他。另外，他底耳朵聽到一種不很大的聲音，誰在那聲音中吵啞的叫喊：

——我是填透了，離散極了，然而我在實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

他看着索非疲憊的坐在那裏，想到她一定看護他一個整夜，一定是她把他從公園中搬進石

屋來。

——虧得坦克車把你駛回來！——索菲柔靜的說——我勸你，不要再喝酒了！而對於你底身體是有害處的。

——趙英感激的望着索菲，他沒有話，在他底心底湧着狂潮似的思潮。

——你爲什麼又不說話，你有什麼苦悶，告訴我吧！——索菲哀求的說。

趙英仍舊沒有說話，他底態度似乎很堅絕，他對那些堆積着的書藐視的看了一眼。

——菲：我求你把那些書給我賣掉，賣給古物商就行，我已竟不需要那些東西了。

——爲什麼呢？

——我需要一點錢！

索菲在這天晌午把那些書賣給一家古物商兌來很少數的錢。

在這天夜裏，趙英突然乘最末一次列車離開老金山車站。

九

追求驚號的生活！

搬道夫住的木板小房像一隻裝偽的籠，擺在鐵軌的左面，它的北窗口很窄，却可以瞭望到老金山上稀疎的林木，南窗口靠近貨站，水塔，一片畸局的社宅和圍在社宅中的廣場。

瓦罐車的車尾拋了一個弧線，沿山脚轉過被林木遮斷了，人們轉過臉來。他們正在交談着自己聽到的不幸的消息，面面相覷。

——趙先生昨天晚上走了！——坦克車宣告着說，習慣地把左手從上衣袋裏摸出一盒下級紙煙。

全屋的人衝動了一下，漸漸又被沉寔籠罩，像一潭靜水。

——聽說要裁二十個人，老金山車站總共有幾個人呀！——吳再生一隻腳壓着板凳，首先在這靜水上投了一塊砂石，——我看領老婆孩子到北荒去也不錯！

打點的李天津沉重的哼了一聲，乾枯的手搔了搔禿頂的頭蓋，他邊巡着左右的幾張不安的臉，乾噎動嘴却没有擠出話來，是誰把他推了推，推近坦克車。說：

——你是大爺，你是個老泥鐵道的，論年歲是我們的長輩，論資格你也打點打了二十年，怎好一言不發呀！

李天津搖搖頭，吞吞吐吐地：

——我是這麼想，到那河脫那鞋，能走的走，能飛的飛，不能走不能飛的便只好混。

——依我看，混也不是方法，混到那才是頭呢。——誰反駁着李天津的話，

——老天爺凍不死瞎家雀，我是這麼想。——李天津說。

吳再生沉不住氣了，他意會到他是被那「不動哲學」壓倒，他底一雙靦靦的眼睛頓時失了光澤，若是真的到北荒去，恐怕自己的老婆也要起來反對，六個孩子也要向自己舉起小手。

坦克車很爽快的說：

——我是要走的，我回葦河去！

他拍着李天津的不大佻儂的脊背。

——李大爺，你說的很對，你這麼大年歲，是可以混下去的！——吳再生插嘴說。

——而且他和旁人不同！——坦克車有力的諷刺着。

李天津環顧大夥的顏色：

——有什麼兩樣，小兄弟們，我們都吃這條鐵路的飯。

——你是飽肚子不知餓漢餓，你還有個水櫃，我們和你比行嗎！

坦克車睜了睜大夥：

——我們是除了走，沒有活路的。

李天津嚥了一口痰，把頭低下去，嘿嘿地笑了，他是意識到自己的老，人一老便什麼想頭全薄弱了，若是年青的話，他不也要和趙先生一樣南衝北闖的走下去嗎，現在不能，還是回到自己的房子，躺在炕上圓自己的好夢，他這樣想着，戴上帽子悄悄離開搬道夫的小房。

人陸續走出之後，吳再生把自己說過的話推翻了，他自餒的歎息着。

——算了吧，未來的事想他做什麼！

坦克車舉起大姆指，

——行，吳先生，你變的真快呀！

吳再生出去之後，只剩坦克車一個人在呆想着。屋內歸於沉寂了，空氣却盪漾着不安的感觸，一直到北窗口看不見疎林，被無邊的夜籠罩，他才摘下牆上的手提燈，擦一根火柴點着，接夜班的人還沒有來，他脫下制服，換上輕快的小褂，把行李捲打好悄悄離開小房。

他連一點惜別的情緒也沒有。

他走到索菲的家，把趙先生的信交給索菲：

——趙先生昨天晚上交給我的！

索非慌忙地扯開信，貪婪地讀下去。

索非：

我走了，我不能等待你底哥之的歸來，終於沉默的走了！

我們都是感情的奴隸，我們已竟先天的攫住這個命運了，倘不沉入哈孟雷特的哀傷，就要陷入唐
實阿德的亂鬪，兩個悲劇擺在我的面前，我爲了減掉現實的痛苦，決定選取了最後一個悲劇。

請你放縱我離開你，我是不甘於戀棧的，像那些伏威的驃馬。我的世界擴大得很，我要讓我的心
在那上面奔跑。

我們都是年青人，我們的青春期還不能停留在一個逗點上，利用我們底還沒消散的熱力追求新
鮮的生活是極重要的事，那管我們走錯了路，走錯了方向也無關，那管是走不動了，我們也可以匍匐
向前，我們是不能後退的，我們要摒棄那些齷齪。

我們有嘴我們要說，我們有眼睛我們要看，我們有耳朵我們要聽，我們求真說，正看，遠聽。

我的朋友，我將永遠接受你給我的女人的誘惑，女人的溫柔，女人的憎恨，女人的一切，你所給
我的友情，我將永遠把它們保存在我底生命之中。

我走了，在漆黑的暗夜我走了，對於那些不要臉的鬼子們，我要求你多加防備，他們是會運用謀

討於你的！

再見，我願再說一句。

趙英

一種靜穆的哀涼襲擊着素非，這哀涼變成一把古劍，痛刺在她的心上。

坦克車遞給他一隻鑰匙：

——這是趙先生的鑰匙，他臨走的時候告訴我，叫我交給你！

那鑰匙從素非的手中跌落了。她底兩手找不到可以放置的地方似的按壓着狂跳的胸廓。

——他真的走了！

她投在母親的懷裡，滿意地抽擗着肩膀，她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的閘門了。

她含着淚把信再念了一遍，她深深的思索着每一個信上的句子，那萬永的文字宛如一些小

蟲爬行在她底椎骨之中。

——他，他說些什麼？——母親從非的手中接過去信，她昏花的眼睛正落這樣一句上。

「要追求驚慌的生活！」

索菲握着母親的枯乾的手，她哀求的說。

——媽，我決不浪費我麼青春，我要追求驚號的生活。

這時候，坦克車已經挾着小的行李捲走得很遠了。

十

一個不必要的結束

一個不吉利的夜。

老呱不住的叫着。

索菲一個人踽踽地走在小院的階石上。

她覺到這座錯差不整齊的木板圍成的院落塞滿了悲抑的離愁。

牛在棚裡低啞的吼叫，鷄和鴨在小巢裡拍打着翅膀，有時雌雞也伸長脖子啼叫一聲，彷彿解放了多少壓在胸中的鬱悶似的。

金山堡街頭的柝聲催眠曲似的響在遠方，間或有一二聲子溜子竄過天空，天低得很，被濃重的烏雲壓着，索菲宛如行在烏雲中，腳沒有根，什麼全失了主宰。

一列載滿旅客的大票車從老金山車站開出去，緊接着一列瓦罐車隊開進來，牠們在老金山的山脚下親諾的接了一個脆快的吻，彼此倒在軌道上。

那好像老金山崩碎了似的巨大的聲響震動着索非和她底家族。

不久，什麼聲音全消失了，金山堡街頭的橋梁仍如催眠曲似的拍撫着睡熟了的人們。

祭 獻

「因為贖罪的祭獻，使這靈魂，得以達到安息的地方。」

——羅馬彌撒經。

呵，呵，我底朋友！世界上竟會有這樣偶然的超越想像以外的事情麼？

今天是我底第二十個誕生日，對於我底脆弱的生命原是應該禮讚一下的，却不幸在我喜悅着生命的今日聽到你底噩耗；那個傳遞消息的人剛下火車便跑到我底寓所，他噙着嘴角很鄭重的講述着你的死和死後豪華的葬儀，他說裝殮你的棺槨是用香木釘成，你現在浮厝於……家私人經營的寄骨寺裡，他說你底親族正在煩托名士給你趕製碑文，並向各處尋求並葬的墓

地，他是個誠摯的青年，並不是一個善於說慌的傢伙，我想你也許真的死掉了。

你是因為什麼而突然死去，那傳遞消息的人並沒有說明。總之，你是死掉了，我們已距離很遠，又不便去你墓前奠祭，我於是苦惱着了。我應當為你唱一首輓歌；一首哀涼的輓歌，但那也許對你是多餘的，我覺得就是寫這樣一篇並不沈痛的悼文也是多餘的，你究竟是另一個世界上的人了。

我離開那個傳遞噩耗的使者，悲愉的走出我底寓所。在這裏，十一月的天空是明朗的，溫暖的，然而却不幸在我底感情裡黯淡起來。

我寂寞地向那家靠近電車站的粥舖走去，在我還沒躡進那粥舖的窄門的時候，我更不幸的看見一具裸體的僵屍；淒涼的倒在不遠的墻角。一位警士正在指揮一位矮小的照像師，給那死者拍照，我沒有勇氣看那模糊的面影；在這裏，人死在馬路上的事是並不稀奇的。

在粥舖的低暗的角落坐下，想到我底誕生日所遇見的不幸，似乎接受了命運的嘲笑，過去我和命運打了許多不體面的仗，我自信是可以和牠決鬥下去的，近來我底自信漸漸搖動了，忽然覺得牠偉大起來，我喜歡玄學，我很多讀幾冊神奇怪誕之書，就是衆人誹謗的巫術我也感到很大的興趣，譬如你的死有著豪華的殯葬，同是一個人類的那具路倒便是裸體，人生

是多麼值得戲謔！

呵，呵，我底朋友，你底死不是很幸福麼。

那年老的僮僕給我端來稀薄的麥粥，我是一邊數着袋裡的銀幣一邊吃着。我底早點。

我常常到這粥舖來吃我底早點，到這裡已够一月，倒頗安於這貧拙的生活。其實，也可以說我常常在麥粥裏面看見我和你底命運同在一處，今天我發現這麥粥裡已沒有你。

我如是想：死是自然界的宿命；但必須播了種而後能收穫。我相信先知者的話，倘真是一粒麥子埋在地下死掉，會結出許多籽粒來，否則將永遠是一粒，或將腐蝕下去。

呵，呵，我底朋友，如果你是一粒麥的話，死對於你有什麼捨不得的，便是你我之間又有什麼捨不得的！

二

呵，呵，我底朋友！

我從粥舖走出來的時候，那具裸體的僵屍已搬走了，我不幸遇見一隊送葬的行列，在那雜沓的人羣之中響着金谷的鳴聲，宛如古代官員的巡遊，那些被僱傭者彷彿閉的皂隸穿着紅

綠袍褂撐着「執事」，那些流浪兒們披着孝衫舉着喪棒做泣哭狀，還有那些戴着九品官頂的帽夫邁着整齊的步伐，送那死者安穩的走向墓地……

我乘着的磨電車被他們擋住了去路，我得以暢觀這送葬的遊戲。據說這死者是一位腦滿腸肥的書商，偶而在汽車上打磕睡便死去了的。

我無心諦聽這位因磕睡而死的商人的遺事，跳下電車，經過一處公園，習慣地走進那座如宮庭的圖書館——我幾乎每天要在那靜謐的圖書館的樓上消磨一個下午。

那裝有玄學書目的抽屜已沒有什麼值得可讀，哲學的書目全是一些陳古的長了霉的東西，我只好借一冊閑書打發着時間，却不料在這冊閑書之中發現了生命上的光亮，在一個人底誕生日，尤其在遇見許多不幸之後，忽然看見發光的東西，是值得驚喜的。

呵，呵，我底朋友！我看見的是什麼呢？

——I *Am* Live! (但願我活着)

祇是這樣幾個寫在一位作家每天底日記後面的文字而已。這位作家是我們很熟識的，我也不必寫出他底名字，倘你未死之前，能讀到它，你是不會瞑目的吧。

我想這位作家的心境實在深不可測。一個人真能體味到將死的境界，也許會有那種執拗於

生的摯情。

呵，呵，我底朋友！我驟然感到我底生命豐富起來，高大起來，我決定把這個喜悅告訴那個讓我來看秋色的朋友。

一個人走上黃昏的大街；走過褪色的牌樓，走進那朋友的家，那朋友興奮的對我說，一個陌生人請我赴宴，他爲了慶祝我底誕生日，也同我一塊去了，我們很暢快的飲着美酒，嚼着盛饌，我是爲了度我底誕生日才去赴宴，也是爲了度我底誕生日才走回來，對於那位主人的款待我是並不感激的，我感激的是我底命運。

想着那位主人設宴的目的，我底胃袋緊縮起來，使我幾乎嘔吐；倘使真能嘔吐似的把內心的苦汁對你吐個乾淨，也很暢快，然而那是不道德的，會贖了你，還是算了。

走回冰冷的寓所，倒在床上冥想着我走過的，這半生所走過的不平的小路，在那裡，我看見你也在那小路上走着，婉爾多姿的走着。誰知就在那條小路上，我們認識了！

一千個不幸，我們認識了，呵，呵，我的朋友！難道這是宿命上的惡緣麼？我們結了這惡緣是幸與不幸呢？

呵，呵，我底朋友，是幸與不幸呢？

我曾經認識過許多慣於使用麻藥和媚術的人，髒得發醉的；只希圖在男人身上取價的人她們瞬間的離我而去，不復使我顧視，有時我也曾墜於她們底麻藥和媚術之中，或飲了她們的醉母而準備將自己的一切提供出來，那便是人們所謂的「迷醉」，在我神經麻痺的時期，「迷醉」也給過我許多慰藉。

當我認識你的時候，我却確是把你當做隱藏的家鄉，我想在你底身旁偃息我底麻痺的心靈，我那時情願做一個盲人，一個聾者，一個啞叭，我已變成一個冷酷的大儒主義者，不想對誰看一眼，那些繽紛的花絮讓牠們去吧，我也不願聽誰噪雜的喊叫，那些唔唔呀呀的聲音讓它們去吧。我無言，我愛沉默！

呵，呵，我底朋友，在我沉默的旅途上，我竟做了你的俘虜。你底微笑是一座碉堡，你底低泣是一條繩鎖，在我負傷偃息之時，你常常對我微笑，鼓舞我前進的勇氣，在我勝利凱旋

之時，你常常遷結我嚶嚶的低泣，抑止我底高傲的感情，你是用微笑和低泣牽住我底腿腳和我底意志，使我戰慄地蜷臥在你底無欄桿的牢獄之中。

我相信無論何人早晚總要走進那座牢獄一次，這個威脅人類的精靈，使任何人要想避免是不可能的。

我雖做了你的俘虜，却無時不在想着怎樣掙脫你無底欄桿的牢獄，然而，我却沒有掙脫，每一閉上眼睛，就覺得你像古希臘的浮彫立在我的面前。

我雖是一個俘虜，却是倔強的，暴燥的。有時，我握着一隻美麗的皮鞭，反抗着你，你却永遠是柔靜的，甚至接受我底鞭撻。啊，啊，我底朋友，你爲什麼並不怨恨我，却用你底微笑放縱着我，又用你底低泣細綁着我？終於使我成個馴順的毫無敵抗的降伏者。

我底記憶退弱了，再不記得我底歷史，我底鄉土，我底血族，我什麼全不記得了，我底眼中只有你底微笑，我底耳中只有你底低泣，那時，我的確想過，就那樣靜靜地死在你底牢獄之中，也是幸福。

啊，啊，我底朋友！我仍然在活着，你却成了另一個世界上的人了。

四

啊，啊，我底朋友，你是怎樣死掉了的，你是爲了豪華的葬儀，是爲了香木的棺槨，抑是爲了親族的碑文，我想都不是的。

有一次，是一個風沙之夜，我們徜徉在黑暗的街角，我對你說：「我已成了俘虜！」這只不過是一個懦弱者在命運之前對自己的貶辭，你却對我微笑，悄悄從我身旁走開，在距離我很遠的地方，我聽到你底低泣。你終於對我說：「說不定什麼時候，我也許會死去的！」，在你底微弱的聲音裏，我似乎看見你底沉潛着的冷靜的激情。

「你不能死！那是毫無意義的！」我反駁着，我以爲那種思想是可怕的，你便把你底苦痛全告訴給我，你並沒有想到，我已分享你底苦痛，我已意味到死的境界。

「我底周圍沉重的像海蜃似的壓迫着我！除了死之外，是別無良策的。」你想了好久之後，這樣堅決的說，我宛如聽到夜鶯的哀婉的呼叫。啊，啊，我底朋友，你爲什麼要對我提出死的決心來，難道你不能在你底灰色的運命帶上染上鮮艷一些的颜色，難道你不能從那古老的

泥沼裏爬出來？難道你再也找不出一條比死還正常的道可走？

你沒有聲息的背向我在黑暗的風沙中，我望著你底顫動的背影停立了半晌，我認爲那是個不祥的夜，我想莫如從這黑暗的街角逃走，永遠的離開你，我是把所有的罪過全放在自己的頭上，我對於你底死的意志負着重載，我懼怕那未來的一天，那猙獰的死神的面影似乎在我面前一閃……我並沒有走，又回到我底蜷臥之處。然而，那可怕的一天終於來了。

啊，啊，我底朋友！那可怕的一天終於來了。

五

啊，啊，我底朋友，請你饒恕我，我爲什麼企圖掙脫開你底無欄桿的牢獄，是並沒有什麼高貴的理由。

在我底麻痺的心靈僱息了些時日之後，我伸一伸腿脚知道自己並沒有衰弱，這自信力很強烈的支持住我，我是要活潑地生起來，我要開花，結實，延續着我底生命，我要活……這就是說，我無時不在想着怎樣掙脫開你的最簡單的理由。

你也許要咒罵我是生命的弱者，我是承認的，同時，我還承認我是一頭蝸牛，一隻烏賊。我並非拿這些名物自豪，有時我看見牠們便想到我自己的命運。在彼時的生活中，我底確有着和牠們雷同的性格。我並非講辦家，我常常躲在自己的軀殼中，企圖與外界隔離，我也時散布着自衛的色素，在大海洋裡，這和蝸牛與烏賊有什麼兩異？甚至我也吐着我底毒舌，並非爲了消滅那些敵人，然而我底永懷着的耐苦心，恐怕那般自命爲駱駝的蠢物們作夢也沒有想過的。

啊，啊，我底朋友，我這樣率直的形容自己，揶揄自己，讚美自己，無非請求你底開釋，我請求你收回你底微笑和低泣。

你如果是我命運的支配者，你應當說：

——你現在去吧！去游泳吧，自己生活下去！

啊，啊，我底朋友！如果你能使我更強韌的生活下去，對於你內心的鬱積不是毫無可慮的拯救麼？

啊，啊，我底朋友！我是要活下去的，你也是要活下去的，我們應當離得很遠很遠，那樣，也許你就全無痛苦，你就並不感到周圍像海蜃似的沉重的壓迫着你，誰知，你却似生了根的

瘤長在我底心上，使我不能割掉。

六

啊，啊，我底朋友！我是要活下去的，你也是要活下去的。爲了活，我才勇氣的走出我底貧弱的書齋。

當我底腳踏上海車，我底心境突然闊大無垠起來，爽直而且勇敢的描寫我那時的心境，我已空無所有，那些建築在我生命上的東西全倒坍了下去，那綁住我腿腳的枷鎖全被我掙脫，我感到無比的快活，宛如從無底的深淵跳出來，我意識到一個飛躍，一個生命的飛躍。

你想我該是怎樣放平腿腳舒展在睡車上，我的兩手該是怎樣平放在胸廓上，你也會想到我是怎樣平靜的呼吸，彷彿是睡在搖籃裡，我把載我的夜車稱爲搖籃，很可說明我底歡喜，我底心幾乎因爲平靜而感到不安，這種平靜的不安，在我半生裡是很稀有的。

我還忘記告訴你，我底家族雖伴我同行而並不知我的去向，他們在子夜時從我身旁溜走，我發現我底幼小者正在和我作別，似乎默祝我底平安，而並不知道我底喜悅，我送他們在我家鄉的小站降車，走出月台的我底幼小者還在頻頻向我致敬，我在前面已竟寫過，我曾經一

度再不記得我底血族，我底鄉土，我底歷史，可是，我究竟是個懦弱者，我仍然在思念着它和他們。

啊，啊，我底朋友，在這紊亂糾錯的思維中，我感到空虛。我望着月光下滑走的大地，山嶺，河流，以及那些睡眠着的村落，我看見另一個我正走在那上面。

我底空虛漸漸擴大，另一個我忽然從那虛隙中沉墮下去，驀然又浮上來，無止靜的沉落浮起，我看見我浮沉於大河流中。

我更看見我身後出現一個小小地精靈，牠全身露着白色的皮膚，在她底手裡握着我生命的牽線，我很驚異這小小地精靈竟會操縱着另一個我。

我失神的返回車中，再把腿腳伸平，却不可能，彎曲着睡下也不可能，我便坐起，看書，那書上的鉛字在我眼前跳躍，無數隻火花在我眼前跳躍，我再把書闔起，放在原處，燃着一棵紙煙，吸了一棵紙煙之後，我去小解，再爬上睡車，我底心搖盪得更厲害。

我忽然變成一隻不知去向的小船，泊在廣漠的大海洋裏，在那裡我看見日出，看見絳色的早霞。

啊，啊，我的朋友，我在早霞中又看見你在微笑了。

啊，啊，我底朋友，我是怎樣怯於見你，我是怎樣怯於見你呀！

七

啊，啊，我底朋友！我到這裏之後，常常逃避着你，而你却緊緊地跟隨着我。

我們有時在電車上相遇，有時在劇場上相遇，有時在吃茶店，在書攤上，在公園裡，在馬路上踉蹌走着的時候相遇，我不幸的看見你底微笑，你底眼睛冷酷地盯住我，你底手指着我底胸廓，你底牙齒中響着我怕聽的聲音。

——負義者，你能走到那裡去？

——你能飛上天空，站在雲彩上，像君主一樣麼？

——你去，我會把你追上的。

我實在苦惱着了，你的聲音是一把鏽綠的古劍刺在我底心上。

我匆忙的跑回寓所，這寓所是一個嚴寒的冰窖，它使我戰慄，我用一冊從書攤買來的古籍蓋着我底臉，閉上雙目，又把大衣蓋在我底臉上，讓他們沉重地壓迫着我，我向神祈禱，神啊，再不要使我看見那微笑吧，然而不幸，我又聽到你底低泣，我用手指擦住耳朵！你底低

泣，並未消失，而且更擴大些，我茫然了，我覺得我們底環境是太狹隘了。

我們雖距得很遠，却仍在結着惡緣，我仍舊沒有逃出你底無欄桿的牢獄，我仍然是你底俘虜。

啊，啊，我底朋友，我將怎樣答辯你，我不想飛上天空，那種奢望是從來沒有過的，我不想踏在雲彩上像君主一樣，那種奢望也是沒有的。

啊，啊，我底朋友，你不要追趕我了，我們既然已竟是兩個世界上的人了，請你還是遺忘了我吧。

八

啊，啊，我底朋友。現在天已將曉，月光走向中庭了。

我沒有把它再讀一遍的勇氣，偶然之間我想到明天應該怎樣活下去的事情。

朦朧之中，我看見外面的大路上走着，我仍是一個人孤獨的走着，走我自己的道。

我是走在大沙漠上，飲着寒泉上的冰水，吃着發霉的乾糧，我底腳已磨出很厚的結。

啊，啊，我底朋友！我很高傲我底孤獨，爲什麼不值得高傲呢，我不懂那些人底微細底手

式，也不懂那些人的暗語，我更不懂那些人底奇怪的符號。

我以孤獨做爲支柱，把我自己立起來。我要立起來，不能再匍匐而前，不能再吐出掩飾着我底生命的色素。

我雖孤獨並不寂寞，在我底孤獨的路上，不遠的前邊，已竟有了很親近的同行者，在不遠的後面也走來了、很多親近的同行者，我們早晚是要走在一起的。

啊，啊，我底朋友，我原是一個不幸的夢想者，我願攫有這個不幸。在我底世界上和你的世界總是兩樣的。

近來，我聽到許多不幸事，我曾聽到了一個瘋狂的女人的失蹤，聽到一個天才的少年的自殺，我聽到一個人用酒精殘害着自己，倒在馬路上痛苦嚎叫。我更親眼看見一個人從我身旁走到很遠的海岸上又走回來，而終於說出許多可憐的理由。

那些突然從大地上失蹤的人是可悲的，自己殘害自己的人是可悲的，自殺的人也是可悲的，然而比那些活動在你底世界上的人們再可悲的是沒有的了。

這些不幸有加無已的堆積在我的周圍，他們有的向我招手，有的向我怒視，有的向我嫵媚的微笑，他們爲我舞蹈，爲我歌唱，它們似乎在讚頌我而又在憎恨我的孤獨的運命。

今天，是我底第二十個誕生日，從明天起我將用我底手完成我的命運。然而，我不能不詛咒那傳遞消息的人，他把你底噩耗在今天捎來，你底死彷彿有意愚弄我底生，使我敏感到我底喜歡原是哭泣，我底興奮原是戰慄，而我底智慧原是愚蠢。

同時，我也感謝那個傳遞消息的人，他把你底噩耗在今天捎來，使我意識到生命的歡喜，生命的飛躍，生命的神聖。

九

啊，啊，我底朋友！

前面寫了些什麼，我已記不清楚了。窗外面的天空蔚藍而且靜謐，早晨的陽光是快要到來了吧，我靜觀着窗外的世界，那淺雪、那疎林，那遼遠的長在田野之間的青麥，以及那埋在土裡的死去的種子。

啊，啊，我的朋友！在你底世界裡是怎樣呢？你看到了什麼？你嗅到了什麼？你感到了什麼？

啊，啊，我的朋友！在我和你底世界總是兩樣的吧。

我的床是冰冷的，我的渾身却是溫暖的，我底生命是在漸漸地燃燒了，我看見我底生命的聖火燃燒在我底脆弱的生命的支柱上，我也看見你在另一個世界上躺在香木棺裡，很滿足的讀着那些趕製出來的碑文。

啊，啊，我底朋友！是幸與不幸呢，我們已竟是兩個世界上的人了。

啊，啊，我底朋友！等到有那麼一日，我底羽翼長得健壯起來的時候，我將飛至你底墓前，把我完成的光華的生命呈獻給你。現在，我正在走着，正在向我底夢境走去。

墨水已乾，我底筆尖也禿了。啊，啊，我底朋友！對於另一個世界的你，我再也找不出什麼言語可說了。

啊，啊，我底朋友！我願在我底誕生日把這篇並不沉痛的悼文獻給你，權做我們之間的懸絲的祭獻。

我向你並你底同一世界裡的人們祝福，願你們永遠安靜地受我底祝福。

在土爾池哈小鎮上

——一個馬伕和馬的故事

一

一九四〇年正月初十日的黃昏，去滿洲里的列車在土爾池哈附近的曠野上突然脫軌了。

這列車是從昂昂溪發的短途，車箱是帝俄時代的遺物，笨重而且寬大的車壁抵禦着北滿特有的嚴寒，我坐在靠近微傾着的鐵爐的附近，爐中燃燒的不是煤；而是從興安嶺一帶採伐來的多油質的木柞，時時有「咻咻」的爆音響出來，在噪雜的旅客之間，那響聲是近乎一種嘲弄，並且時時用它的閃光擦亮了那些旅客們驚慌和焦躁的臉色。

車停在荒涼的曠野是極危險的事。我從齊齊哈爾的旅館裡便聽說常常有人把鐵軌的螺旋拔下去；將列車上的旅人綁到不知名的地方，我不相信那歹運會碰到我的頭上，但看了我身旁的幾個狩獵歸來的日本人全緊張不安的樣子，我也頗不寧靜，去問一個傲慢的年青的車掌，這列車幾時可以恢復原狀，他搖頭不語，似乎並不在意我的問話，我便默默地望着窗上的冰花，有時將臉貼近窗鏡望着隱藏着神秘的曠野。

我對面坐着一個粗大骨骼的中年人，他似乎毫不在意目前的危局，靜靜地吸着強烈氣味的蛤蟆菸，他底眉頭很重，眼睛窄小，鼻孔擴張着，吸一口菸，那小的眼角顫動一下，強烈的菸味便從擴張的鼻孔噴出，有時閉着眼睛，沉重的眼皮便墮下來，彷彿思索着什麼事情，眉頭打着結，像突起的肉瘤似的長在兩眉之間，很久之後纔平伏下去。

坐在這個生長在曠野中的旅人之前，越發增加我的不寧，他每一次睜開眼睛向我身上投過來那犀利的眼光，我便迴避着低下頭去，從皮包中找出一冊書遮住我底怯弱的臉，却怎樣也讀不下。

車箱中的黑暗漸漸濃了，上層——這車箱的座位是間隔着的，上下三層，宛如現在的寢車，中間的一層可以折落下來——的那個失了一隻眼睛的老女人正在講着聖經上的事，和她並排

繡着的是一個愁苦的年輕的女人。

她說：

「聖母瑪利亞從伯利亨往耶路薩冷去的路上，旅館全不收留她，聖母瑪利亞不得不借宿一家馬圈，就在那天夜裡把耶穌生產在馬槽裡……」

那中年人似乎很煩厭這老女人的聲音，他望望我，然後將銅菸鍋有力的向鐵爐上碰着碰灰，回頭從搭襪裡掏出一隻葉包，從中揀出兩塊點心，遞到我的手上。

「噹噹！這是我從下江帶來的！」

他底聲音很懇切，而且爽快，使我不能謝絕他的好意，我原是他看做一個壞人，一個危險的人物，但不久這種醜惡的念頭就失掉了。

就這樣我和他熟識了。

「我是一個馬伕，」他自己介紹的說：「我叫魏秉奎。在下江一帶住過的人全知道我這名子。」

像這樣自負的介紹，在我是頗驚訝的。

「到什麼地方去？」

「扎蘭屯的鄉下。」

「是回家嗎？」

「不！」他搖著頭：「我還沒有家，我底老伴去年冬底死了，我特意趕來發送她！」

「什麼病呢？」

「得了中疽！」他不勝惋惜的說：「那種病是不容易好的。」

我明白了，那死者並不是他底家族，而是「匹馬，將牲畜稱爲「老伴」我還是第一次才聽見的。

「我很想牠！我一定要看一看牠的屍首，」他自語的說：「據說是死在交配所裏！一定是把牠累壞了！」

我們很暢快的談着關於那匹死去的馬，他講給我說，他是不大喜歡牝馬，也不大喜歡女人的，他很久便討厭着女人，他對我講了一些女人的醜惡的事。

上層的老女人的講述，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那年青女人已竟睡去，幾個狩獵的日本人也從座位上離開了，火爐旁邊堆積的木柁快燒完了，看樣子，車還沒有開動的希望。

馬伏魏秉奎的祖父是鄂倫春人，一種住在深山裏的原始民族，他底父親往庫嚕趕馬去的時候，結織了一個蒙古人的醜女，到他這一代幾乎全被漢化了。他是一個鏢棍（他自己說）他有一個妹妹住在扎蘭屯的鄉下，是一個很會作奶皮的人。他還有一個舅父，大約還住在土爾池哈小鎮上。

我和馬伏兩個人在火車中談到他底家世之後，已竟是深夜。

冷風從笨重的車門擠進來，霜已竟沿着門框長出嫩芽了，脫軌的機關車在前面掙扎的喘息着，在這空曠的原野上，風的吼鳴也有着惡魔的意味。

旅行之前，妻曾用標着尺度的藥瓶裝滿白酒，希望我每天少用一點禦寒，這時候，我從皮包裏將它取出，我們倆人用一隻酒盃輪替的喝着，馬伏也是個酒徒，他並沒有我們這群文士那種風雅，當我斟滿了酒給他的時候，他一仰盃便灌下肚去。

「若是我底馬還活着，這雙腳的火車我是不坐的。」他咒罵着，眯縫着眼睛，發痴的望着我，彷彿很熟的朋友似的，拍着我底肩膀。

「我像你這樣年青的時候，每夜是睡在馬上的！」馬伕喝完最後一盃時自豪的說：「就是喝醉酒，牠也會把我馱回家去。」

他沒沉在回憶中，沉重的眼皮墮下來了。

「那匹死去的馬是我二十一歲那年秋天，從呼倫貝爾趕來的馬群中挑出來的，我底舅父不喜歡牠的油鬼灰色，說那種毛色沒什麼出奇，我却拗性的把牠留下，因為牠底蹄是圓硬的，臀部是歸形的，我想牠將來一定是一匹快馬，那時牠纔四歲。」

「我每天親自給牠澗蹄殼，澗毛，擦齒，甚至喂，飲，嚼，以及臥沙塗山我自己來幹，我得到這匹馬，頓然覺得生命上特別明亮起來，一年之後，我的舅父才激賞我相馬的眼力，牠已竟獨立不群了，有時，我聽見牠噴鼻的聲音，也彷彿聽見我最知近的人的咳嗽似的。」

「一年秋天，黃豆瓣兒^①叫喚的時候，牠竟不飲不食，引頸長鳴，從馬棚中跑掉了。我還記得當時我會痛哭過一次，我底舅父沒有方法安慰我，領我下庫嚙的馬場，在那成萬匹的馬群中，並沒有我底所愛。」

我想着，在那北荒的小鎮上，盜馬者是不會少的，他說並不是盜馬者的罪過。

① 黃豆瓣兒是一種生長在呼倫貝爾的山鳥。

「第二年春天，我和舅父到呼倫貝爾去的時候，一匹馬從馬群中驚馳而來，正是牠，牠長嘯的聲音我是聽熟了了的，牠用鼻孔嗅着我的手，我的衣服，我的腳，跟着我回來了。」

我聽馬伏魏乘奎用着仍然拙笨的語言講着他底愛馬的逸事，也有些神往了。

他並沒有乏困的樣子，就彷彿獲得了生命上珠寶似的咯咯地笑着，他底笑聲把上層的老女人從睡夢中喚醒了。

「那一年我和我底舅父住在土爾池哈，我認識了一個情婦，她是一個妖魔，我幾乎把所有的錢全填給她，有一夜，我在成吉思汗的一個朋友家裏喝醉，我的馬竟把我馱到那妖魔的家裏。在那兒，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我恍惚看見一個黑影從我身傍溜走。」

「這黑影使我的性格變得暴躁起來，我對女人開始感到厭惡，我對我底情婦說，倘使你再去魔誘旁的男人，我便把你扯碎，（是屠宰的意思吧！）女人究竟是妖魔，是極不可靠的東西。」

「一天夜裡，我正想從她底身上找到報復的時候，我聽見我底馬奇異的嚎叫，我把她拋到一旁跑到外面去，在微弱的星光下，一個龐大的黑影滾在地上，我捕過去，牠已竟不能轉動了，在牠底後腿上插着一柄短刀，紫色的血在刀口上淌湧着，你說，我是怎樣的痛苦，我全

身顫抖，不知所措了。

「我有一個最要好的朋友，他是那小鎮上唯一的獸醫，他曾把一種毒藥拌在馬槽裡，那馬便會在地上翻滾，他便向馬主敲一筆很大的竹槓，然後灌一點早已配好的解毒劑治好，我想一定是他，他底詭計我是知道的。」

「我跑到那獸醫朋友的家去，提着他底辮髮，迫他治好我底馬，我並沒有和他講一句話，我底朋友是冤枉的，他向我解說，懇求我的饒恕，將那把短刀取下交給我的時候，他說，你可以從這兇器上找出牠的仇敵，他並起了誓，我才放他走了。」

「倒底是誰幹的呢？」我追問他，「一定是那個黑影。」

「我的馬是活了，但左腿的筋已被切斷成了癱馬，倒底是誰幹的，我也並不想去追究了！」馬伏說到這兒，言語遲慢無力，聲調也有些變，我想這男人的討厭女人，也許還有着旁的很奇怪的理由。

他裝一袋菸，藉爐中的殘火點着，狂吸着，狂吸着，相同吮吸仇敵的骨髓，緊閉雙目，不發一言，我隱約看見他底窄小的眼角凝結着一滴液體，有一滴流在粗糲的臉上。

這位同行者沉默了許久，我以爲他已入睡，也閉目假寐。

他却搖撼着我的肩膀。

「不要睡呀！」

「我並沒有睡，我正在想着那匹可憐的癩馬！」

我看他那痛苦而又寂寞的臉色，也贏來了他底痛苦和寂寞。

他堅決的，白痴似的望着我。

「我一定要給我底馬復仇，我一定，我一定要給他復仇。」

天快亮的時候，那個傲慢的車掌出現了，他站在車門的附近，用着細窄的花旦一般的聲音

宣布這列客車的命運：

「諸位，本列車不能運行了，請準備換車吧，第幾十幾次列車正在前站等待諸位。」

車箱內立刻騷擾起來，有些旅客大聲嚷嚷着，叫罵着，孩子們有的哭泣着。

上層的兩個女人也爬下來了，慌張的往頭上披着毛巾，那失了一隻眼睛的老女人用另一隻

僅存的眼珠卑視着馬伏魏乘奎的粗糙的臉。

「魔鬼，上帝會懲罰你了。」

鼓着幾乎皺成「歸形」的嘴唇喃着。

「撒旦！」

那年青的女人望着我也咒罵了一句。

一個馬伏或者不會懂那些宗教上最下流的語彙，但我却懂得回報着咯咯的笑聲。

他問我：

「打算到什麼地方去，有什麼任務呢？」

我告訴他，我也是去扎蘭屯的，我並沒有什麼任務，祇是爲了旅行才旅行而已。

他拍着我的肩膀，熱誠的望着我說：

「那就好，這前邊二十里左右便是土爾池哈小鎮，那是我住過的地方，我們上那裡去喝酒吧！」

「你順便可以看看那個弄詭計的獸醫，還可以碰見我底情婦和我底舅父。」他接着向我註解。

我答應他底要求，他很快樂。天微明，我們便跳下傾斜的火車。

路軌兩旁全是未墾的荒地，長滿枯萎的蒿草，低凹之處漫佈着繁多的龜裂，淒白的雪塞在上面，寒冽的北風挾着遠處的凍沙，漫天滾來，吹着蒿草做啾啾鳴。

跟一個陌生的怪人走在這樣荒涼的地場，實在是一種冒險。

馬伏魏乘奎時時在前面等待我，他似乎看出我底遲疑的面色和我底無力的步代。

「天亮就可以走到……」他安慰我說，他底聲音被凍沙給切斷了。

路軌像兩條土蛇向前爬去，在淡白的早晨，上霜的鐵軌反射着遲鈍的淒清的光。

我是背向前方才走了十里路的光景，腿麻痺得木然了。

把搭連舖在雪地上，我們歇在遮風的路基下面。

「你不要怕，已竟走了一半的路程，是只好向前走去，不能回去了，」他幾乎是用着教訓的口吻說着話。

他穿着的翁得^②上踏滿了冰雪，我底高腰靴上黏着很厚的冰雪，他從翁得裡抽出一柄短刀，很快的給我削去靴底的黏雪，那短刀明亮的耀眼，我看見那閃光，心裡不住的恐怖。

② 翁得——一種毛皮製的長統靴。

立刻有一個極不幸的預感威脅着我，我很後悔，咒罵着這不幸的邂逅。

天漸漸的亮了，四野的荒涼也越發的顯明了，模糊看見前面露出矮小的水塔的尖頂時，我的心幾乎跳出來。

三

我和馬伏魏乘坐土爾池哈小鎮的街上走着，正好是正月的第一個集日，街口堆擠着從遠鄉趕集來的車輛，農人們擁塞着每個攤床，和小販們爭講着價錢。

走了兩蹬街之後，馬伏歎息的對我說：「這小鎮也變了！」

我並不懂他的語意，我很想知道一點這小鎮上的文化狀況，獨自佇立在一個小書攤的前面，他却和一個理髮處的掌櫃攀談起來。

那書攤貧乏得很，在一塊藍色的花布上橫豎散堆着幾十冊翻版的鼓詞，以及武俠小說，我沒發現那裡面有一冊是新的書，我好像是走進沙漠之中，那寂寞是說不出的。

馬伏從理髮處那邊傳來森人的笑聲，踱過來了，站在我的身後，我一回頭，他便拉住我的

手。

「走！陪我去喝一杯！」

我被他拉走了，我們盤坐在一家飯館的土炕上，乾了兩杯白乾，他似乎有些醉了，臉上浮着一層冷酷的笑，很不可解的笑，他底笑聲裡充滿了憎恨與憤怒，嘴裡却唱着很難聽的綿軟的小調。

他告訴我土爾池哈有一句很不體面的諺語，那是「一到土爾池哈，女人全是你的，」有時也把「你」字改成「我」字，表示土民的胸廓的濶大。

喝完酒之後，他領我去看那個要詭計的獸醫，門前立着四根掉馬用的柱子，柱上的紅色的油漆全剝落了，屋裡骯髒得很，用兩隻橘箱釘成的架上，擺着幾個破舊的瓶罐，大約是所說的毒藥之類。炕裡坐着一個黃瘦的有些呆痴的鄉下女人和五個沒有棉褲的孩子，我們沒有站脚便出來了，在附近的一家大車店裡遇見了那個獸醫，是一個有着酒精鼻子額頭很狹的侏儒，他徘徊在馬槽之間，正要出售他的詭計。

「喂！」馬伏魏乘奎走近他。

那獸醫將要伸出的手縮回去了，他恐縮着身子向旁邊挪走。卑怯的沒敢正視一下。

馬伏叫着獸醫的名子，他聽出是老友的口音，像得救似的跑過來。

「吳用（大約是他的綽號吧）你還幹着那行生意！」馬伏揶揄着說。

吳用的頭低垂着，狗帽皮的右邊挾着一根細小的宛如豬尾巴的辮子。

「沒法子，幹煞去！」

「你不好長點志氣，就是作點小事也好，強比幹那種不體面的買賣，你還以為人家不揭破你，就不自覺的混幹下去，我問你幹到什麼時候才是頭？」

「我也想改行，可是總也沒有改成！」

「你還得想想你的家，幹了這些年還是那樣破亂，你看看你底老婆，你那麼一大群崽子，連褲子全混不上，又何苦呢？」

「我就爲了養活他們一群，才幹這個，我叫他們把我累住了！……」

吳用的聲帶裡裹着眼淚，瘖啞到聽不清楚後面的話。

「你回來很好，你得幫幫我！」吳用抬起頭，眼巴巴地望着魏乘奎，揉擦着凍紅的酒糟鼻子，很羞慚的望望我。

我便悄悄地離開他們，一個人躲在稍遠的地方，我發現身旁跑來一匹毛色油滑的馬駒，歪

歪斜斜拐着牠的腿脚，向一匹衰弱的伏在欄上的牝馬跑去，牠跑着嘯叫着，全稚氣得可愛。我想叫來馬伏，請他告訴我這牲口是不是他說過的「百口駒」，我很想多知道一點關於馬的知識。

那獸醫伏在馬伏的耳根上說些什麼，很爽快地馬伏的手掌落在獸醫的臉上。

久違的老朋友能使用這種粗野的寒暄，使我很受感動，在我底世界裡是從來沒有過這樣事情的。

那獸醫捂着捺打的嘴臉，受了傷的駝鳥似的低垂着腦袋，我和魏乘奎一塊離開那大車店。

四

午後的小鎮是寂寞的，從上了門板的店舖前面走過，很容易聽見各種吆喊骰子的聲音，舊年正月的賭術在這小鎮上仍然使用着。

我和馬伏魏乘奎走進一家茶館，那裡已塞滿了人，男人和女人，我們原是爲喝茶而來，却不意我底朋友聽好那位說書者的歷史小說，我也只得擠在他底身後，他並沒有立刻離去的決

意，他把烟袋裝好吸着，立刻那股強烈的蛤嗎煙的氣味瀰漫了這狹小的茶館。

小鎮上唯一的娛樂場是這茶館，前面的幾隻方桌，是用粗糙的木箱板釘成的，後面兩三排儘是圓木坎成的長凳。

我們不久便擠坐在圓木的長凳上，在我們的前排坐着幾個頭髮梳得整潔的女人，他們似乎也嗅到了強烈的煙味，一個穿着藕色皮坎肩的女人用手帕捂着鼻子和嘴，她底頭髮緊貼着我底下巴，使我享受着她底芬芳的髮香，這女人長得很美，嬌小，莊重，她並沒有那幾個女人所有的醜態——左顧右盼的嘻笑。一望便知是個大家的閨秀。

魏乘奎的眼光並不落在女客的身上，他聚精會神的望着那位已脫落了一半牙齒的說書人，我底口渴極了，向那年老的侍者要一壺濃茶，喝完的時候，歷史小說也到了向客人討錢的段落。

人潮水似的退去，我們也走出茶館，我們的走出是頗匆促的，緊緊地跟在那穿藕色坎肩的女人的身後，這當然是我們倆人的決心，誰也並不說出。

她停在一條狹小的胡同口上，我們也站住脚，她走至一家鮮貨床購買了洋襪和暖梨，我們也等待着。

在一座貼着鮮紅春聯的角門之前，她輕輕地推開門，並不走進去，却熟習的望着我們，在她底嫵媚的目光之下感到狼狽，失措，像闖下災禍的孩子似的望着我底朋友。

馬伕魏乘奎並不理我，他先走進去了，我也跟在後面。

小院很靜，一株矮小的榆樹，枯枝上壓蓋着積雪，一隻將窠的馬槽內結着薄冰，只有幾隻花冠的公鷄在那左近噪叫。

她拉開上屋的門，讓我走進，然後將門沉重的帶上，我聽到背後的門聲，猶如走進禁宮，我聽見我的心在跳躍着。

那女人將一隻紅泥火盆搬來，我底朋友突然發出奇異的笑聲，這笑聲我很熟習，並不覺得可怕，那女人却後退了兩步，始終沒有言語，我懷疑她是一個啞吧。

魏乘奎並沒有停止他底奇異的笑聲，也並不顧及我，他跳起來，像匹勇猛的野獸，攫住那女人的油亮的頭髮，這舉動破壞了我底思索。

「我要你賠我底馬！」魏乘奎吼叫着，他底眉頭結在一起，鼻孔擴張着。「你說，你把我底癩馬賣給誰了？」

那女人的容顏變得慘白，像一頭被擄的羔羊。

「你這娼婦！」他毒辣地咒罵。「不要臉的東西！」

她仍然並不言語。她底狹小的肩頭繼續的顫抖，頭伏在魏乘奎的胸部。

「你說呀！」他命令着。「我不要你，我要那匹癩馬。我不要你！我不要你！」

他彷彿要把手中的東西朝空中摔去，把她摔成粉碎，毀滅了她，或是把她從這世界中趕走。

她解解着，執拗地握住他的上衣，她也預感到毀滅的末日，韌性的忍受着他的暴燥，終於她的手無力的鬆開，被摔到很遠的門外。

在暴君之前，她並沒有哭泣，從土地上爬起，攏着散髮，噙着紅色的下唇，仍舊無言的望着他，希求他底寬恕。

「就是她，不要臉的娼婦！」馬伏魏乘奎向我介紹的說：「把我的馬賣掉，還要騙我說已竟病死！」

我一向是作着屏息的觀客，不清楚他們在演着什麼戲劇，現在才知道這女人是馬伏對我講過的那個情婦，她看來並不是一個懦弱的女人，竟而那樣馴服的接受他底毆打，實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那女人將買來的暖梨分送給我和我底朋友。她走近我的面前時，解嘲似的說：

「他一定是酒喝多了！吃點水菓就會好的。」

他底聲音清脆而柔媚，不失爲美人的聲音。

魏乘奎並不承認他喝多了酒，仍舊發着奇怪的笑聲。

「你過來！」他命令着。

她從我身旁走過去。

「你告訴我，你把我底馬賣給誰了？」魏乘奎的語氣緩和了

「我不知道。」她微笑着。

微笑相同一朵盛開的花，在淫雨之後沐浴着陽光的溫暖。

「你知道我爲什麼跑回來呢，我要給牠復仇！」魏乘奎從翁得拔出那柄短刀。

「那很好！」她並沒有卑怯的示弱：「我告訴你吧，我是賣了你底馬才活下來的，我嫉妬牠，我恨牠，凡你愛的，我都恨。傻子，你爲什麼總是忘不掉你的馬。在你的眼睛裏，難道沒有一件比牠更可愛的存在嗎？」

「住嘴！」魏乘奎站起來：「我不喜歡聽你底誘惑，我不喜歡聽！我討厭你！」

「實在是我害了牠，是我僱人把牠刺傷，又把牠賣給扎蘭屯一家磨房……」那女人的聲音裡有些哭了。「我希望你饒恕我，就算我做了一件很大的錯誤！」

馬伏魏乘奎將短刀插在原來的地方，提着搭礎準備離開此地，他底凝結得很堅決的臉色望着我：

「我們走吧！」

當我們離去的時候，人用嚶嚶的哭泣送着我們。

五

我和馬伏魏乘奎孤寂的坐在小車站上候車，他底兩手緊握，雙目睜大，望着遠方。

在車進站之前，他沉重地握着我的手，告訴我：

「我不想到扎蘭屯去了，我要去找我的舅父！我很對不起他，我也許把他誤會了！」
我一個人登上開往滿洲里的火車，魏乘奎一直送到我望不見的時候。

在車上，我頗替那嬌小嫵媚的女人不安，並且想到那隻賣給磨房的癩馬和牠底主人的復仇

的意志，我更想到那柄短刀，那打着結的眉頭。

到扎蘭屯站是午前三點鐘，星月滿天的夜裏，祇好在車站上蹲了半宿，天亮才僱到一輛四輪馬車。

天下着清雪，路上飛走着鄉下人的肥犁，時時有着紫衣的蒙古人官員坐在上面，我底馬車却遺落在後邊。

那車把粗魯的叱罵着馬，把鞭子狠命的抽着馬的脊背。

我問着那個紅眼稍的車把爲什麼要那樣虐待牠，他告訴我說：

「原來是一匹很有名的走馬，祇是癩了一點，從前給他戴上轅眼在磨房裏轉磨，也很老實，想不到套在馬車上，却疲懶起來！」

我仔細看那癩馬的臀部，果然有一塊長疤。

難道這就是馬伏魏乘奎的愛馬麼！天下會有這樣湊巧的事麼！

我這樣想着的時候，那癩馬在狠力的鞭撻下忽然驚了，牠把我從車上顛落下來。

馬車跑遠了，拐向不知名的街上去了，

我的皮包還遺留在馬車上，爲了尋找它，第二天在警察署裏遇見了那個紅眼稍的車把。

他哭喪着臉，向我謝罪，他說：

「原諒我罷，老爺，我底馬昨天晚上死在雪堆裏啦！」

在扎蘭屯住了兩天，我的心仍舊被那死馬騷擾着，第三天從賭場回來的時候，一個人在旅館裏等着我，我一進那低矮的旅館的門，那人便把我叫到一間幽靜的客室裡去。

那人問完我個人的事情之後，便問我，是否在火車上看見一個奇怪的人，我毫不隱瞞把前面遇見的事情告訴給他。

那人詫疑良久，最後，很善良的告訴我：

「以後再遇見馬伏魏秉奎的時候，希望你扭獲住他，他並不是一個好人。」

「他並不是一個好人嗎？」我心裏胡亂的想着，「難道他真是一個壞人？」

我沒有興趣住下去了，坐那天的夜車回來，經過土爾池哈的時候，我想起那個和我談得很好的馬伏和那個嬌小的女人，心有些熱辣辣地。倒底他是怎樣替他底愛馬復仇呢，倘使那匹駕於車棧中的驚馬，就是那老馬伏的愛馬呢？牠再也不會聽見黃豆攤兒的嗚叫，不會再跑回到故土的呼倫貝爾去了吧！

北京

被投棄在北城腳下的後海，結着污穢的冰，灰色僵硬的雪罩在上面，沿着海岸是一條碎石鋪成的街，山西蜿蜒而來，繞着幾家古物商失修的門市轉了個不規則的圓，折回來向東走去，一直到那所王府的高大的牆外，站住了。——北京人管這一帶叫做黑市。

我底家住在這黑市的附近，屬於北城的一角。在北京流行着這樣的話，「東貴、西富、南賤，北窮。」因為東城多前朝官宦的府第，西城多豪商大賈的園宅，南城是娼女與藝人集散之所，北城媚集着許多從各處流來的難民的緣故。這樣分折四城的性格，並沒有一位市民起來反對，甚而是擁護着。我住在這被封為窮的北城是夠不幸的了。

這裡的街道航僻而不平坦，這裡的居民沒有同情也沒有愛，彼此在冷淡中呼吸着。有時從這裡抬出一具僵屍，麻痺的人們也並不哀悼流淚，甚或起了剝下死者衣物的念頭，便是這裡

的狗也是紅着眼睛的，牠們發射着冷酷的貪婪的光，跟隨在抬着死者的後面到城外的曠野中去，牠們無聲，像那些憑弔的客人一樣。

我是一個常常晚歸的人，每夜喝醉，獨自踉蹌地走進黑暗的小巷的時候，彷彿走進墓地裡也頗感到不安，恐怕有槓子打在自己的頭上。有時真的會被橫街的僵屍絆倒，那是常有的事。

一次，我從南河沿一家酒店出來，已是午夜三點，三輪車把我送到街口便跑掉了，我摸索着走去，竟走進前面所介紹過的黑市。

一個剛到北京來的異鄉人初次走進黑市來是要吃驚的，遠遠地望見游泳着的火光，忽明忽暗的浮盪在黑暗的盡頭，立刻感到走進另一個世界。——在我家鄉的山林中我的確看見過狐類的丹火，也聽到過墓地裡出現鬼火一類的事。某一個時期我曾經愚昧的想着：世界一定有兩個的，一個是在地上，而另一個是在天上，尼采所謂「忠於地」那便是說人類要忠於地上的世界，但是地上的世界不能滿足人類的慾望時，便要夢想未知的天上的世界，或未知的地下的世界。我還相信在人的世界之外，一定有神的世界和鬼的世界，——那火光一閃一閃地和我接近了，終於把我引至它們之前，藉着那微弱的光，我得到參觀這另一個世界上的一

切。

就這樣，我願把我看見的寫在這裡。

二

關於這黑市的傳說，我底鄰居傅某曾經給我講了許多，剛一搬到這個院子裡來，每次晚歸全是打擾他的，那一次我從黑市回來，天已破曉，他似乎很懷疑我的行動，我告訴他我走到這樣一個奇異的地方。他微笑着說：

「那叫黑市！是專爲那些顧臉面的窮人們預備的！」

這個老人我雖不明白他的出身和職業，只看他那樣搶着給新搬來的獨身者幫忙時的熱心，就可以相信是個善良人。他底面貌也並不奇怪，和一些善良的老年人一樣。額頭很寬，拔頂額骨將蓬悞似的大臉撐起，就宛如兩隻駝峯似的突起。眼光遲鈍，眼泡下浮腫着。鼻樑很短，嘴角向兩旁遞邊着，是有點自負的，聰明的樣子。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底忠實和果決的性格。

我們很談得來，因爲他也是個喜歡喝酒的人，很愛講自己的過去，而且愛幻想，他講着青年時代革命的故事很率直而坦白——那是他最快樂的回憶吧——似乎在暗示着他很早便是

個新人物了。他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是私立女學校的教員，性情暴躁，不懂禮貌，常常阻止她底父親和我談話，那老人是很痛苦的，並不限制女兒的行動，有時在我面前流淚，也不說出自己心裡的話。

在我剛搬來的時候，時常碰見那個大女兒在院內妖嬈的扭動着腰肢，抹得不調合的血紅的頰在我窗前浪聲的媚笑，有時跑到我底屋子裡坐在床上，用尖利的聲調唱着歌曲，大聲地講談着上年紀的校長追求女先生的事情。至於那小女兒我却一次沒有見過，我起床時，她很早就到學校去了，我回到家來她已入睡，禮拜日她整天躲在自己的屋子裡。

「我喜歡這個小女兒，如果她是個男孩子，我就有依靠了。」老人常常對我歎息的說，「我底大女兒，簡直不是我的，不僅性格和我不同，就是心也和我不同，你看吧，她早晚會把我丟在一邊，不養活我！」

「這樣的女兒，難道也是做父親的責任麼？」老人的眼睛盯住我，臉繃着，嘴角露出知已情深的微笑。

「在北京，像你這樣年輕人是要當心的。」

這樣的話，每次舉起酒杯就重複地叨咕着，似乎警告我「青年呀！那樣女人是一條毒蛇不

要接近她！」

「我有了這樣的後代，很覺得害臊！也許我青年時代做了什麼罪孽？我做過什麼罪孽呢？……」

他底話是沒有完的，就在我們談得正濃的時候，他的大女兒和一個不相識的小男人走進院來了，她往往將我們的談話偷聽了去。

「爸爸！」她會在隔壁大聲地喊叫，「勞駕！給我買點鮮貨來！」

那聲音是使用僕人的時候用的，而她却常常使用她底父親。

「改日！我請客！」他小聲說了一句，走了。我不送他，我們已竟是很要好的朋友。至於那大女兒却永遠也不再到我的屋子裡來了。

三

是一個風夜，風搖撼着紙窗啾啾地叫着，窗前的棗樹像妖魔似的婆娑着。已是午前四點，天還沒有亮，空中有一棵刁斗星在遠處眨眼。

我到外面去解手，驀然看見一條黑影走向二門去了。

「誰？」我跑過去喊了一聲。

「嚇——」

那人並沒有動，在星光下，我認出是我底隣居傅某，他提着一隻小的包袱，他底小女兒跟在他底身後。

「到那去？這樣晚！」我好奇的問。

他並沒有回答我，只是將二拇指在嘴唇上豎了一下，搖一搖手，向他大女兒的窗子望一望，尷尬地走去了。

晚上，我從外面回來，寂寞的坐在燈下冥想着早上的事情，老人就在這時候拉開門走進來。

「我看見你屋裡的燈光，知道你回來了！」他說着，從袖口裡掏出一瓶密封着的沙河白酒。

「我特意從黑市上買來的。」老人的眼角駐留着滿意的喜氣。「我已竟說過幾遍了，我要請客！」

他便將酒蓋啓開，將酒瓶送到我底鼻頭。

「你聽一聽這酒！」他慫恿着我。

我並沒有嗅出奇異的酒香，這一定不是什麼好酒，我想。

「這是沙河的原封，沙河的酒是很有名的！你看這簽！」

我看見那瓶貼着很漂亮的封簽，倒出來一喝的時候，才知道是水。

老人臉上的喜氣全褪掉了。望着淡白的燈光憤怒的瞪着遲鈍的眼睛。

「我被他們騙了！」他嘟囔着。「我實在是老了麼？這世界上真正的東西是沒有的。」

我想他一定是在黑市上將大褂賣掉，用一部分錢買到這瓶酒。

「走！我請你去坐酒缸！」他很誠懇的邀請我，「北京的酒缸是很有名的。」

爲了他的經濟狀況，我終於推辭了，他似乎很不好意思離開我的屋子，臨行時他發誓的說：

「這騙子我是認識的，在黑市上我會碰見他！」

四

我一向不大喜歡問詢旁人的履歷以及原籍，職業的話。對於我底寓居也是這樣。倘使他自己介紹，僅聽他底口音是不清楚的，他能說一口漂亮的京話，任何人也不會懷疑到他是從東北地方長大起來的。

一天清早我在小院中散步，他一面升着煤球爐子，一邊和我談話。他底眼光在太陽底下異常犀利而且明亮，他告訴我他是奉天人，她底大女兒在學校裡報廣東人；那是不對的，他還問我許多鄉土的話，他說，他有一個朋友姓溫，也是東邊道人。曾經做過郭松齡手下的軍官。

「你一定會認識他，你們是鄉親呢！」

我想了半晌，却怎樣也想不起，在我底家鄉並沒有這樣一個姓溫的軍官，我底家鄉全是走船的，做小生意的，種山參的人。

「你也許不認識他，你年歲還小着，他若是活着該是五十歲的人了。……他是一個判處死刑的人，我和他決別，已竟小二十年了，這個人我永遠也忘不掉！」

說這話不久的一天傍晚，他拿了酒跑到我的屋子裡來，喘息着告訴我：

「我那個判處死刑的朋友，想不到在黑市上遇見了。」

他坐在我底椅子上，很興奮地和我喝着酒，講着昨天遇見的事。

「昨天夜裡我去黑市找那個賣酒的鬍子，在黑市上來回走了兩遍，沒有一點踪影，那些鬍子們是認識我的，一定看見我便溜走了。」

「我在前面走着，却有一個人跟在我底身後，我站住腳，那人也站住腳望着我，北京是藏

龍臥虎的地方，什麼人全有，我想他或者是一個正義的俠客，在我走到王府門前的時候，那個人把我扭住，我被扭到後海的海邊，那人抱着我。

——你不是傅大哥嗎？第二十五團的副官！

「我底驚恐全被這叫聲震落了，立刻使我認出叫我的人就是我二十年前的好友，在那樣黑暗的海邊我們熱烈的擁抱了一陣，我竟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我很對不起他，我是因為他才升了上校！」老人沉默了半晌，北京的說「我為什麼說是因為他才升了上校呢，那你會明白的！」

「當中校的時候，他和我的階級一樣，可是他並沒有權，他常勸我一塊拉出去，我沒有聽他底勸告，常常和他一塊喝酒的解愁，誰知小郭倒戈以後他竟帶領一營弟兄拉出去！」

「是我給他走漏了風聲！是我害了他！」

「我的心是填透了，我為什麼要做那樣一件醜惡的事呢，我為什麼害他呢，我不明白年輕時代的心境，大約和現在那些青年一樣，貪婪着名利吧。我雖上了年紀，老了，做錯的事情是忘不掉的。」

對於這個勇於揭破內心秘密的老人，從我底心裡湧起不可抑止的崇敬。

「他若是知道一定要恨你的！」我擔心的，有一點取笑的說。

他搖搖頭。

「他恐怕是不會知道的，就因為他並不知道，我才越發的痛苦，越發忘不掉他。他叛變的那一天傍晚，我告訴他我回鄉下去，我是計劃的鬆開他，他在軍法會審時，我還出席替他辯護，那全是扯淡！他終於判決死刑。那時代，死刑是很容易的事。」

「他執行死刑的前夜，我升官一級立刻派到熱河，我想他是一定要死掉了，便派我底馬弁替他準備後事，通知他底僅有的家屬，我不忍看他底慘死，便匆匆赴任，誰知世界上竟有這樣的事，他還活着，如今，却在這黑市上相遇。」

他擊打着自己的胸廓。

「我是做了這樣對不起人的事，我是該死的，我是該死的！」

他竟至哭了，哭得酒杯在他手中顫抖。

「他仍然沒有忘掉我，他看見我窮到這地步還讓我搬到他家去。王先生，有這樣朋友還不高興麼，你看看，我的家，我那大女兒，孽障呀！把我底臉丟盡了，我還能住下去嗎？對得起我底朋友嗎？」

他說到這兒，那個風騷的大女兒在窗外很不遜的叫着：

「老酒鬼！你講罷！你還有什麼可講的，你一輩子有什麼露臉的事！」

「好啊！你叫我老酒鬼！」老人顫抖的叫着，從我底屋裏跳出去。

我怎樣也沒有攔住他。

在小院中，老人揪着女兒的捲髮，瘋狂的扭打着，滾着，一直到那小男人走進來的時候。

五

從那次撕打之後，我便沒有看見我底老隣居。我感到生命上缺少一件點綴似的懷念着他。

一次，我酒醉晚歸，沒有人給我開門，我便從牆隙處跳進院內。

那大女兒更張狂了，竟至將那小男人放在我底屋裏，在我底窗外，可以看見她們在屋內的無恥的動作，我怒極了，走過去敲着我底門，我準備將門踢開。那小男人意外地開了門挺着胸脯走出來。

「勞駕！暫借你底屋子用用！」

那小男人的聲音有力的衝着我，隨手遞給我一枚名片，然後將門乒地關上了。

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呢？

那名片被我摔在雪地上，我便走開了。這一夜我沒有找到住處，我想：到黑市去吧！在那裏也許遇見那個可憐的老人和他底朋友。

六

子夜之後，三星已竟歪下去了。我冒着風雪走到黑市。

和我一樣從黑暗，風雪中走來的人，羅列在碎石路的兩旁，像由瑰麗的皇宮投擲出來的垃圾似的，一堆挨着一堆，那些出賣着自己嫁粧的婦女們，那些拍賣着父親遺物的孩子們，很怕被人認出來，全帶着卑怯的眼光視着來觀禮的顧客。

在黑市上我並沒有看到那可憐的老人，却看見一個可憐的少女，她穿着中學生制服，坐在王府墻角，她用圍巾很緊的裹住臉，不想看誰也不想讓誰看見，搖擺着上身抵禦着臘月的冷風，她大約有十三四歲，頭髮披在腦後，像乾枯的亂草似的。在她底很高的鼻樑底下能聽到戰慄的牙齒的聲音。

這少女看上去是有些着人愛憐的。那灰色的眼睛在北京的街頭是很普遍，然而那犀利的光

芒却令人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倔強和傲慢，那瞳孔的深處彷彿有着一種希求的火一樣熱烈的東西，我似乎被那火燃燒着了，在她底貨攤前面駐足十分鐘的光景。

那貨攤凋零而鄙陋，只有幾冊舊書和幾件陳古的文具，我頗愛那隻彫花的自來水筆，很久以前便嚮往一隻好筆的人，對於這發現是頗驚異的。

我開始和她問話，她說話也很倔強，並不聽我，把頭縮在圍巾裡。當我和她講着那隻鋼筆的價錢時，她露出一點不信任的神色，彷彿她曾屢次被人騙過似的。

我把筆放在原處又駐足了十分鐘的光景這期間並沒有人來照顧她。

她開始整理那些書，天有些亮了，突然旋轉她底頭，望着東面即將來到的晨景。他望着的時候彷彿要在那污穢的結了冰的雪面上尋找什麼寶貴的東西似的。

這時候，她左右的貨攤全收攤散去了，她解開她底外衣，旋又重新扣上，然而並沒有站起來，她是有些焦躁了。

「請您再添一點，先生，如果你真喜歡它！」她說得很哀婉，不慌不忙的，仔細的用清脆的京話和我說。

「我們並不是指着拿這些東西騙人活着的！我們是從東北來的，我們是難民呵！」這少女的

話，便是任何人聽了也會吃驚的，她底言語好像是從她底幼小的胸膛裡透出來。

我底腰袋裡並沒有那些錢，我雖喜歡那隻筆，却終於沒有買到，便狼狽地走開了。

七

朝霧還沒有散去，黑市上的人全散盡了，我孤寂的站在一座流着污水的橋頭，那污水急燥的鳴叫從冰窟中響出來，小河兩岸的樹彷彿互相排拜的旗人，謙恭着腰肢，太陽從海面射過來了，風也大起來。雪打在臉上熱刺刺地，我感到有些打顫。便在賣面茶的擔前喝一碗面茶，又從小孩那兒買到一隻菸捲，我底寒冷所乎還沒有減退，於是又走到賣油茶的面前坐下來，在這裡無意中遇見我底隣居也坐在那兒。

立刻使我想起昨夜的事，想起他底大女兒和那個小男人的不體面的舉動，我想到我底家竟被人污穢的使用，而我竟一點不加反抗，實在是一個懦夫，較之那可憐的老人，我底憤怒不是很小嗎！我沒有勇氣告訴他關於她家裡的事，祇是在我內心裡顛奪着報復的手段，我想出一千種報復的手段，全不是我這種人使用得來的。

我悄悄喝完油茶，並不看他一眼便離開他，當我走出不遠的地方，那老人追上我。

「王先生！我們好久不見了。」

他報歉的說。他身旁立着一個態度軒昂的中年人，從那人底深湛的目光上使我很快就猜到是那個制處死刑的姓溫的人。

老人把我介紹給他底朋友。

「你們走鄉親呢！」老隣居說「這年青人也是個喜歡酒的傢伙！」

我被兩人挾着向德勝門附近的一家酒缸走去，在那家山西人開的酒缸裡，我們沉默喝了二個酒的样子，那酒很劣，價錢却很便宜，據老人說這酒是滲了鴿糞與水，所以喝來纏頭。我很喜歡那裡的小菜，那種用老醋醃的辣椒白菜是最美的酒肴，在我們家鄉是吃不着的，我們的沉默終於被那姓溫的人打破了。他轉過頭來問我：

「最近家鄉怎磨樣？」

「這種劣酒也沒有！」我說「這樣的醋也沒有！」

「想不想家？」

「雖然那樣也是想的！」我爽直的回答他的問話：「除非陰天，或者是喝醉酒的時候。」

「將來，我們一塊回去吧！」那人親切的說着。

對於這個鄉親，也不便多說什麼，我雖然看出他底鄉愁很濃重的籠罩在臉上，却擔心說了

多餘的話，那是對於彼此全無益處的。

「我很想回去看看！」姓溫的說，「聽說我底船被徵用去了，江上不再走木排了，我自己的山林聽說也歸旁人所有！」

我只是喝酒，並不言語，這時候，我看見這酒盃就彷彿是家鄉的江，這酒肴就是家鄉的鬱茂的山林，我想着黃昏的江上，那些漁船飄起炊烟，那些木筏從上流下來，有人在木筏上面唱着唔唔的歌。

那人對我講了許多家鄉的事，我真的爲它醉了。

八

一天沒有上班，也沒有回到我底家，從那酒缸走出來，我便一個人跑到北海，沿着結凍的冰走來走去，那些北京的少年們穿着顯亮的服裝，在白塔底下溜冰，男人挽着女人，那冰刀在夕陽下閃着銀魚似的光，使我想起家鄉的冰棍，坐在撈冰上的風味。

傍晚，我走回來，我底東西全被零亂的拋在院心，那些衣服堆在破床上。

看見我的歸來，小男人從我底屋裡走出，微笑着對我說：

「勞駕！請搬到旁的地方去吧！」

「爲什麼呢，爲什麼要我搬到旁處去？」

我和他辯駁着，我們幾乎口角起來。

那大女兒氣沖沖地跑到我的跟前，用修得很尖的紅指甲指着我底鼻子。

「我們招租的時候和你講明白的，我們在廣告上寫得明白的，我們這裡不允許獨身人住！而且我們不租給沒有職業的人！」

那女人的快板嘴，好像一口要吞掉我，看着我底污濁的行李，顯着不屑一顧的神色。

「請你快搬遠些，我不能聞那種氣味，我要吐了。」

她跑進屋去，不久又跑出來。

「你還欠我們兩天的房錢！」那女人說。

「算了，算了，兩天房錢我們不要了，請走吧！」那小男人從中解和着。

我忍受了這難堪的侮辱，僱了一輛洋車將行李裝滿車箱，自己跟在車尾。

淒涼的月光照着我，照着小巷的巷口，在那樣寒冷的冬天的雪道上，響着孤寂的車聲。

「到那裡去呢？」我腳蹶着

「……………」

「到黑市去！」我說！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是從我底牙齒中說出來的：在我無路可走的時
候，竟挑選了這樣一個不體面的地方。

那車夫不相信的打量着我。

「先生！黑市還早啊！」

「沒關係！」我堅決的命令着。

車向黑市拐下去了。

九

在黑市上，我把所有的書用廢紙的價錢賣掉了。那些貪婪的經紀們還圍繞着我喋喋不休，
那些騙子們企圖瓜分我的行李，說着種種拙笨的暗語，我是不明白的，但我用心理學可以測
探出來他們的詭計，我只有一个希望，便是等到天亮。

一個昨夜曾經在我佔有的土地上拍賣過東西的大漢，突然跑來。

「勞駕！這是我的窩子！」

「我很早就來了，我並不是常來的。」我謙恭的說。

他沒有允許我底分辨，便有幾個流氓將我底行李捲走，而一個人却攔住我的去路。

「你們要搶嗎？」我憤憤地撥開衆人，向抗着行李的人趕去。在路上有人用電筒的光亮晃着我的視線，有人在黑暗中扯住我的手，被我掙脫了，我繞着黑市跑了一周，那抗行李的人終於失掉了踪影。

我想那大漢是一個嫌疑最重的人物，我要扭住他，當我走向原來的地方，那大漢也不見了，那些經紀們也散去了，那左右的人並不關心我的遭遇，彷彿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似的安靜。我靠着牆壁喘息着，對於這個詭譎的北京，我感到最大的厭惡。

現在，我已空無所有了。

我望着黑暗的天空，那北京空中的星也是詭譎的，我向後海的海邊走去，我覺得那撒着一層淺雪的海面也是詭譎的；那下面分明結着污穢的冰。我的輕蔑無限的從我腳底漲起，我孤寂的站在那裡，無言的面對着這個詭譎的黑市。

「詭譎的北京啊，

你是一座鎊金的城！

你雖有着輝耀的宮闈，

你雖有着王侯的府第，
你雖有着油彩的牌坊，
也抵不住時代的潮洗！
它會褪掉你底光榮的面色，
它會浸蝕你底腐心，
它會暴露你底醜態，
它會毀滅了你。

詭譎的北京啊！
你是一隻陳舊的搖籃。
你雖載着許多大地之子，
你雖載着許多後裔，
把他們盪來盪去……
終於有那麼一天，
他們要把你拋棄，

因爲你是已竟腐爛了，

詭譎的北京啊！

你還是腐爛了吧！」

我唱着自己的歌，從黑市走出來，偏巧那個蓬頭的少女和我底老隣居也在一塊走着，那老人和那少女的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使我非常驚訝，他走到我身旁和我深深地握手。

「我要走了！到遠方去，我們再見吧！」

他很興奮的望着我，然後望望那個少女。我立刻知道那是他底小女兒了。

「我和我底小女兒，還有我底朋友！我雖上了年紀，可是不負老呢！」

這老人彷彿突然年青起來，他底蓬帳似的臉上閃着新鮮的光輝，那隱藏在他底瞳孔的深處奇異的火，似乎把我底冷下來的意志燃燒起來。

我有些眷戀的望着他，不知道老人所謂的遠方是在何處，我却憧憬着那遼潤的遠方——那遠方的童話的世界。

這遠方在什麼地方呢？」我忍不住問了一句。

「在很遠的地方！」

他沒有說出地名，顯然是不願叫我知道。

「我們到那裡以後，一定給你來信！王先生，我們再見吧！」

這時候，我突然發現自己的眼角流出不可抑止的液體，我呆痴地望着他們在黑市的盡頭消失了。

後記

去年冬天，我到北京之後，一個朋友慫恿我在新進作家集裡出一冊書，我頗喜愛這「新進」的意義，便答應了。

我想，這冊書裡應當收集我底最新的短篇，所謂最新也不過是去年一年中發表過的和未發表過的近作而已，算計起來，字數不足，便把四年前一篇較長的舊作也放在裡面。

隨便取其中的一篇做了書名，原是毫無意義的，求一個年青的畫家給它作來一幅年色濃厚的封面，却增加了我對這書名的偏愛。我這樣感到，無論是寫與畫的人們，夢想着有一個真正的豐年在我們底生活裡長起來，是一樣誠摯的。

今天適逢農曆元旦，原稿從家鄉郵來了，正在寫這篇短文，那個慫恿我用書的朋友意外地走進來，我很高興我底世界上真會有這樣偶然的事，我對他說，一個人在喪失了理念的時

候，「偶然」也能給他一點微濕。

這冊書是我在偶然中印出來的，也許偶然再印下去，也許就偶然的離開北京，那全是未來的事。

山 丁 一·二五·一九四四·

—— 集家作進新 ——

10 短篇	9. 長篇	8. 短篇	7. 短篇	6. 短篇	5. 散文	4. 短篇	3. 短篇	2. 短篇	1. 長篇
白馬的騎者	土	兼	豐	秋	遠	萍	太	魚	貝
					人	絮	平		
		差	年	初	集	集	愿		殼
雷妍著	沙里著	高深著	山丁著	關永吉著	林榕著	蕭艾著	馬驪著	梅娘著	袁犀著

—— 行發館書印民新 ——



華北電業

圖書室

藏書印

新進作家集
第七集

豐年

有著作權



定價七圓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日發行

(1-5,000)



著者

山

丁

發行所

祝

惺

元

北京阜城門外北禮士路

印刷所

新

民

印

書

館

北京阜城門外北禮士路

發行所

新

民

印

書

館

